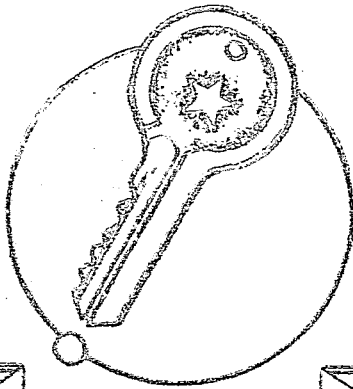


政專与主民

著 等 译 于



版出社版出知求

論民主與專政

子強

一 問題的提出和提法

中國抗戰抗到現在，已經快四年半了。四年多的仗打下來的結果，中國曾經阻止了日本帝國主義奴役中華民族獨立的企圖，拖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泥腿，使其無法達到稱霸東亞的目的。同時在另一方面，中國抗戰四年多的結果，曾經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並也激起了全中國的民眾，使他們都直接間接捲入抗戰的浪潮。但是我們還沒有能夠粉碎狄人的侵略，由於牠已經佔領了大半個中國，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獨立生存的威脅，還是很嚴重地存在着。

這是什麼原因呢？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由於中國沒有足夠的飛機大炮呢？完全不是。原因是在於中國內部政治方面，是由於抗戰四年多來，中國政治上的進步太不夠，未能充分發揮全民抗戰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中國抗戰的目的，並不是在於保全中國向來所處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是在於爭取中華民族的真正的完全的獨立自由；大家自然也知道，中國抗戰的目的，並不是在於保全和鞏固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更不是在於給他們以大發國難財的機會，而是在於爭取全體人民的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因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真正的完全的獨立自由，和爭取全體人民的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正是推動全國人民積極參加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最根本的動力。



3 1799 5062 5

16
01-13
16

但是四年多來，除了抗戰初期中國政治上有些稍微的進步，除了華北華中某些地區正在努力使人民獲得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以外，中國的政治整個看來可以說進步得很少的，有些地方甚而至於比抗戰爆發前更加黑暗，更加惡化。這自然大大削弱了中國抗戰的力量，根本阻止了人民抗戰力量的充分發揮，因此，才使得中國雖然已抗戰四年多，至今還不能根本免除亡國的危險。

在這裏，決定的問題是釋放政權，實施民主政治的問題。

現在，國際局勢的變化，雖然已經更加有利於中國而不利於日本，由於遠東反侵略陣綫的形成和強化，日本雖然已經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但是，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在歐洲的繼續囂張，也未始不使日本躊躇欲試，甚至發生乘機一逞的決心，何況「困獸猶鬥」，當着日本侵略者愈來愈感覺局勢的發展於己不利的時候，牠也是要重新作一次解決中國事變的努力的。事實上日本現在是在積極準備着這樣一次新的努力。這正是中國目前的危機所在。

爲了粉碎敵人即將採取的新攻勢，爲了根本消除日本侵略者對於中華民族獨立生存的致命威脅，開放政權實施民主政治的問題，正是決定的問題。

因此，最近重新爆發了關於民主問題與一黨專政問題的爭論，不是偶然的。

但是中國少數特權者的最初參加抗戰，原是被逼而成的，一方面是因爲日本帝國主義所逼，使得他們無從覓得妥協的道路，另一方面更爲全國人民所逼，使得他們爲了保持自己的特權地位而不得不暫時順從民意，領導抗戰。因此，他們抗戰的目的就正是只在於保全中國向來的半殖民地地位，就正是只爲了保全和鞏固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和大發國難財。可是既要繼續抗戰，就不能對人民的民主要求置之不理。於是各種各樣的關於民主與專政的歪曲言論由此產生了。

可是這些歪曲言論的發表者，怎樣提出這一問題的呢？他們與我們之間，在基本上有些什麼樣的不同呢？

第一，他們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站在剝削者立場上來提出問題的，因此他們都把壓搾勞工階級的資產階級少數人的民主，解釋為全民的民主，而對於壓迫少數剝削階級的無產階級絕大多數人的民主，反而不算在民主之列。

和他們相反，我們認為只有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民主，才是最徹底的民主，而資產階級的民主，正如中山先生所曾經批評的一樣，『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這樣的民主，只不過是資產階級少數人對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專政的表面形式而已。

第二，他們常是有意或無意地把民主和專政的對象混為一談，因為他們對於實際上是少數資產階級對大多數勞動人民專政的民主，強調其民主的一面把牠看做是對一切人民的民主；而在另一方面，則對於實際是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對極少數剝削階級專政的民主，強調其專政的一面，好像是，沒有剝削階級的存在和參政，就算不得民主。

和他們相反，我們認為民主和專政，不過是一件事物的不可分離的兩面，兩者是有其不同的對象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對資產階級而言是民主的，牠代表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對一般勞動人民而言牠却是專政的，牠鎮壓一切勞動人民對於資產階級的要求和反抗。反之，無產階級的民主，對被打倒的資產階級而言，固然是一種專政，但對廣大的勞苦羣衆而言，牠却是最廣泛的民主，是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第三，他們把多黨政治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與一黨專政的法西斯蒂獨裁，也混為一談，因而認

爲英國的由保守黨執政，美國的由民主黨執政，是和德義只由法西斯蒂一黨專政完全一樣的，完全抹殺了英美民主政制和德義日法西斯專政之間的區別。

和他們相反，我們認爲英美現在還大致保留的民主（雖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比起中世紀的封建專制和金融寡頭的法西斯反動專政來，是進步的，牠們雖然是一黨執政，然而却是多黨政治而不是一黨專政。反之，法西斯蒂的一黨專政却是中世紀血腥專制制度是復現，是只代表極少數金融寡頭的統治利益的。

第四，他們都有意避開政黨或政制所由產生的社會階級基礎，而把中國國民黨宣傳爲代表一切階級利益的，超階級的政黨，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看做是惟一合理的政治制度（這和希特勒莫索里尼黨徒的說法完全是一樣的）。同時，又把只有一個階級存在因而採取一黨制度的蘇聯，和有諸多階級階層存在，因而理應採取多黨政治的中國，妄加比擬。

和他們相反，我們認爲社會上存在有那些階級，就必然會有代表那些階級利益的政黨，世上既沒有超階級的政黨，也不會有超階級的政治制度，法西斯蒂的一黨專政不過是少數金融寡頭專政的最赤裸裸的表現，理應早已取消的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質上也不過是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制而已。

把這些基本的問題弄清楚之後，然後我們再進一步，看一看現在世界上到底存在有那些種類的民主和專政。這對於廓清目前那些烏烟瘴氣的一黨專政的反動言論，和指明中國理應遵循的民主的道路，是非常必要的。

二 各種各樣的民主與專政

現在世界上存在着兩種互相對立的社會制度：一方面是包括了大半個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則是佔據世界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專政，在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和專政。然而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類型的民主和專政，這就是包括兩個階級以上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制度，這就是新型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制度，有的現在已存在着，有的會存在過而且將來還會出現。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第一種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專政。

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專政，乃是資產階級剝削領導資產階級性革命的結果。這種政治制度形式上是民主的，因為牠宣佈了一切人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宣佈了公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及參加政治的權利。但是其實質上，却是專政的，上面所述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只有對於極少數資本家本身具有實際的民主意義，至於對於一般勞苦大眾，牠只是字面上的平等和挨餓的自由，資產階級反而可以因此更「名正言直」地肆意壓榨工人羣衆。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由於諸多階級的存在及其利益的不同，所實行的一定是多黨政治。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政黨，並且也往往有代表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存在，有時由於集團或階層之間利害的不同，資產階級還可能有一個以上的政黨同時存在。

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下，資產階級之壓迫無產階級，和貴族地主之壓迫一般人民是相同的，資產不過改換了一下壓迫的形式。不過，資產階級這種『民主的』壓迫形式，對於無產階級終究還是比較有利的，牠使得無產階級有可能團結在一起並且成強有力的隊伍，對壓搾者進行有系統的鬥爭。這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進步性。可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這種進步性，到了帝國主義時期，就逐漸削弱了，一方面，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施行了殘酷的奴役制度，這中間沒有半點民主氣味，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爲了挽救其垂危的命運，在國內又一致趨向於公開的反動的恐怖專政，實行法西斯蒂一黨的獨裁統治（但這並不是說，其他政黨的就不存在了，在階級的差別未被消滅之前，其他政黨是不會被消滅的，不過只是由合法的公開存在，變爲非法的祕密存在而已），只有在經濟基礎比較穩固和革命勢力尚未嚴重威脅資本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還始終保持着資產階級民主制度。

像中國這樣半殖民地的國家，因爲是處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沒有獨立的民族資本的自由發展，所以，一方面，在帝國主義支持之下保留了半封建的專制奴役制度，這就不可能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專政；同時另一方面，由於缺乏獨立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力量，中國不可能有資產階級除了模倣法西斯恐怖統治的外形以下，也不可能在中國造成法西斯蒂獨裁制度。

第二種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和專政。

無產階級的民主和專政，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之後所建立的。這種政治制度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內容上都是明明白白的對於資產階級的專政，至對工農勞苦大眾而言，牠又是無條件的民主的，具有最廣泛的民主性。這是目前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因爲牠給了佔絕大多數的勞動羣

衆以民主自由的權利，而剝奪了一切寄生者剝削階級的民主權利。

這種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是表明着絕大多數人民對於資產階級的厭棄，共產黨之所以能够完成建立這種政治制度的任務，則是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選擇的結果。這種選擇常常是採取暴力方式的，因為資產階級往往在其政權被大多數人民所厭棄的時候，採取暴力的統治以堅持自己已經過時的政權，鎮壓人民的要求；但有時也可能和平地轉變，如馬克思之認為資本主義初期英美民主制度可能和平轉變爲無產階級民主專政，又如約一半半以前，波羅底海三小國在最民主的選舉中，改變了本國的政權，而加入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現在採取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只有蘇聯一個國家。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因為地主和資產階級等剝削者都不存在，而農民是完全擁護無產階級政策的，所以只有一個政黨存在和當政，那就是蘇聯共產黨。但是這裏却並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而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共產黨在這裏只是起着惟一領導的作用。特別是，牠和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完全不同，譬如，蘇聯共產黨絕沒有限定從上到下的政府官員，軍家裏的軍官，教育機關及學校裏的行政人員，以及民衆團體負責人員等等，都必須是黨員。對於一切行政機關羣衆團體，蘇聯共產黨只是在裏面體察羣衆的要求和反應而起核心領導作用，絕不是由共產黨員包辦一切。

在中國，因為經濟上還非常落後，所存在的階級和階層非常複雜。政治上及文化上也落後，一則是諸多階級需要諸多政黨的存在，再則一般人民也還不能完全擁護無產階級的政策，還沒有把共產黨看做是惟一可以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所以不能實行像蘇聯那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只允共產黨一黨存在的政治制度。自然，在大多數人還民不是完全擁護國民黨的情形之下（在諸多對立的階

其次是參加人民陣線各階級的聯合專政。

參加人民陣線各階級的民主專政，乃是在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的國家，一般人民在反對反動資產階級的法西斯蒂血腥專政的鬥爭中及其勝利以後，所建立的民主制度。積極參加這樣的民主政權的是工人階級、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知識勞動者，及國內少數民族各革命階層等。這種政治制度是對於金融寡頭及一般大資產階級的專政，對於一般反法西斯專制的人民，則給予完全的民主自由。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之下參加政治的政黨常常在兩個以上，如曾經存在過的西班牙人民共和國政府，參加政權的就有共產黨、社會黨、共和黨及加泰蘭自治邦等。這樣的政治制度，在歐洲被德義奴役的許多國家，和在德義兩國及其附庸國家本身，當人民反法西斯鬥爭勝利之後，也將同樣地建立起來。

但是在中國，因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很弱，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法西斯政黨，而且目前正是全國人民一致反抗外來的法西斯侵略的時期，不可能實現這樣的民主和專政。再其次是參加民族統一戰線各階級聯合的民主專政。

這種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民主專政，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各革命階級（包括資產階級）在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或鬥爭勝利之後，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過去並沒有存在過，在其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及國內的封建勢力而言，他是專政的，但對國內的全體人民而言，（包括革命的資產階級及開明的士紳），他却是完全民主的。在這樣的民治制度中，因為參加政權的包括所有的革命階級和階層，因此不可避免地將是多黨政治，在這裏，資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政黨共同領導政權，可以革命的競賽的方式獲取廣大人民的擁護和信任。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

，將來都可能實現這樣的民主和專政，目前中國正為爭取實現這樣一種民主和專政而鬥爭，而且在有些地區，已經實現了。這樣的民主和專政。

最後是外蒙古式的民主和專政。

外蒙古式的民主和專政，乃是沒有或差不多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地方，在社會主義先進國家的幫助之下，經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鬥爭而建立起來的。這樣的政治制度，乃是鎮壓一切帝國主義走卒及反動的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的人民專政，但對於國內的人民大眾，則給以廣泛的民主自由。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之下，由於缺乏近代的階級的分化，而且是鄰國社會主義國家幫助之下，所以領導革命的只有一個代表一般人民大眾的人民黨執政。這和資本主義已相當發展，並已經發生了現代階級分化的中國，自然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不管是工農民主專政，參加人民陣線的各階級民主專政，參加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階級民主專政，乃至外蒙古式的人民民主專政，都是一種過渡的政治制度，牠們的前途只有一個，就是或快或慢或遲或早地過渡到無產階級的民主和專政。

三 現代中國的民主和專政的道路

中國現在正處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階段，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反帝反封建，爭取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和創造一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中國目前正集中力量，進行其反抗對生死黨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鬥爭。在這抗日的共同一致的目標之下，中國各階級的人民以及各黨派，已經事實上，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依靠這空前的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的抗戰才

能堅持到現在的，而且，只有在堅持民族統一戰線並進一步發展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之下，中國的抗戰才能繼續堅持下去，取得最後的勝利，並最後獲得中華民族的完全解放。

但是所謂中華民族的完全解放，意思也就是說要建立起一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民主共和國，而就這樣一個民主共和國的階級內容而言，就是參加民族統一戰線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民主專政。這在今天來說就是說，這一政權對於親日派×奸法西斯蒂第五縱隊及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決反共份子，是一種專政，但對參加抗戰的一切人民，却應該給予完全的民主自由。

可見到今天為止，除了華北華中一部份地區真正實現了這種政治以外，另外一部份完全淪陷區則實行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專政，而大部份的地區，則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爲什麼說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乃是一種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呢？因爲國民黨內雖然包打有各階級各階層出身的人們，但是在目前支配着國民黨整個政策的，乃是堅決主張保持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狀的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少數份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致命的威脅和人民的堅決逼迫之下，這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是要抗日的，但在抗日的過程中，他們同樣也擔心着人民力量的增長，恐怕這種增長會使他們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因此他們又要同時進行反共（實際上反人民）的活動。這就使得他們在政治上表現爲不堅決，怕進步，有時甚至表現爲寧可對日妥協，也決不放棄反共政策。

但是抗戰以前及抗戰四年多以來的事實證明：國民黨的這樣兩面開弓的政策，只不過是一種自絕於國人的政策，而且是完全行不通的政策。「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以後國民黨所採取的對日

不抵抗政策，曾經遭受全國人民的反對，終至引起了以青年學生爲首的救亡運動的高潮。「七七」事變以後國民黨改取了抗戰的政策，於是才又重新獲得了人民的擁戴，國民黨專政之所以能够維持到現在而不墜者，主要就是由於國民黨改取了對日抗戰的政策。可是自武漢失守，抗戰轉入第二階以後，國民黨却又重新加強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動，於是國內磨擦事件接踵而至，抗日前線反而常常平靜無事。於是向內黨的政治威信大爲低落了，欺詐反動的新四軍事件發生以後，國民黨國內外的統治威信更是一落千丈。加以特務橫行和貪污。遍地，一般人民對國民黨的不滿也愈來愈普遍了。爲了鎮壓人民的這種愈益高漲的不滿，國民黨採取了更殘暴更黑暗的特務統治政策，結果也就更加激起了全國的不滿。現在，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甚至過去追隨國民黨反對共產黨最力的張君勱先生，也已堅決起來向國民黨要求取消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了。這已充分表現了全國人民對於取一黨專政和實行民主政治的空前的一致，而國民黨在少數頑固份子的領導之下，却完全陷於孤立地位了。對應着這種情勢，國民黨所採取的不是援助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以挽回自己在民衆中間的威信，却反而變本加厲地摧殘人民自由，權譴要求民主者爲敵人的第五縱隊。這一切都是爲了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

然而事實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的特務統治之下，人民在心理上已經大都離開了專政的國民黨，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表明在行動上人民也已開始離開國民黨了。這對國民黨實在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危機。

同時在另一方面，華北華中某些地區所實行的各抗日黨派聯合參政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却在積極開展中，自然，在這些地區中也難免會有不能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這裏每日都在朝向進步的方向

走，却是毫無疑問的。

狄人所直接統治的地區，都表現着另外一種的政治趨向，在汪派×奸的協助之下，狄人正在積極建立着牠自己對於中國人民的奴役專政，這種頂反動的血腥專政，在某些淪陷區也正在擴大和鞏固着。

這樣，在堅持一黨專政的國民黨面前，就明白白地擺着兩條路：一條是自動地，或最後在人民的強迫之下走向各抗日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道路，這就是民族復興的道路；另一條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對中國全體人民專政的道路，這是一條不折不扣的亡國道路。不是這一條，就是那一條，維持現狀是不可能的。

可是目前國民黨當局所努力的，却正是這樣一條維持現狀的不可能的道路。他們在政治活動上正加緊反共的活動，加緊摧殘人民的自由權利，在政治宣傳上則一方面要把中國的一黨專政硬解釋為特殊的民主政治，以便附會英美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又要特別強調目前中國無法實行民主政治，特別強調繼續維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必要。

他們認為必須維持目前的一黨專政，拒絕實行民主政治（即各階級聯合專政）的理論根據，大概不外下列幾點：

第一，他們說中華民國為國民黨所建立，此次抗戰又為國民黨所領導，國與黨已不可分，所以國民黨應實行一黨專政。

中華民國本為國民黨所建立，這是事實。辛亥革命是國民黨所領導促成的，北伐運動也是國民黨所領導計劃的，這都是事實。但是辛亥革命時候，的國民黨是要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政治的，

他是代表革命的資產階級的，這種爲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所把持，而堅持比滿清統治更加黑暗一黨專政和反對民主共和的現在的國民黨，自然是不同的。北伐時期的國民黨，乃是經過中山先生親手改組過的；由工、農、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四階級聯盟的政黨，武漢政府以後，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陣線，使國民黨變爲對外依附帝國主義，對內鎮壓工農革命的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了，今天國民黨雖已領導抗戰，但仍未改變其原來的性質，自然也不同於北伐時期的國民黨，至於國民黨今天雖在領導抗戰，但是「七七」以前，國民黨也曾實行過不抵抗主義，抗戰的爆發主要也是由於人民的要求和壓力而不得不然的。而且實際上領導抗戰的，也不只國民黨一個政黨，另外還有共產黨，其他如國家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救國會派等等，也或多或少地積極參加着對抗戰的領導。至於抗戰四年有餘，政治上始終未有良好的進步，經濟上更是使得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政府官員則貪污橫行，終致抗戰力量無法集中，反攻實現不知何年何月，這自然都只能由國民黨負責，這還不足以使國民黨覺悟到一黨專政之罪惡，而自動開放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嗎？

第二，他們說，國民黨是代表中國社會上一切階級利益的，是超階級的，所以國民黨一黨專政應該維持到底，其他政黨則應該取消。

實際上這完全是把希特勒莫索尼尼黨徒的胡說照抄一遍。如果承認中國有互相對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存在，有地主與農民的對立的存在，有老闆與店員學徒的對立存在，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一般人民的對立的存在，即使這些對立在今天能够統一在抗日的總目標之下，但並不能根本消滅這種對立，因而就不能避免有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的政黨。世界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有代表無產階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兩個以上的政黨，只有蘇聯因爲只有無產階級存在，所以只有一個共產黨

。而且國民黨對共產黨進行了十年的黨爭，並沒有能够把共產黨消滅，這就證明了勞苦人民需要着共產黨的存在和壯大；現在國民黨拚命壓迫共產黨，拚命摧殘一般人民的自由權利，拚命利用自己的地位大發國難財，並拚命堅持對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及其他政黨的專政，這就證明了國民黨現在是只代表着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而無論如何不是超階級的。因此，根據着除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外的全國大多數人民的要求，國民黨就應該放棄一黨專政，實行民主。

第三，他們說，現在是抗戰時期，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可能有兩種不同的戰爭：一種是正義的，反侵略的戰爭，另一種是反動的，非正義的侵略的戰爭。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如果牠進行的是正義的反侵略的戰爭，牠就必然要在民主的基礎上鼓勵人民參加戰爭的熱情，例如今天的英美，就仍然保持着牠的民主制度，特別是蘇聯，不但沒有因為戰爭而限制了人民的政治自由，反而更充分發揮了這種自由，這種民主自由的充分發揮不但沒有破壞了國內的團結和妨害了抗戰的進行，反而更加强化了國內的團結和積極推動了抗戰的開展。反之，在進行侵略的非正義戰爭的國家，就必然要採取法西斯專制，壓制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其無從反對戰爭的進行。如像德義日等法西斯國家都是這樣。在中國方面，也證明了同樣的真理：在華北華中實行民主的地區，大多數人民都積極參加了抗戰，反之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自由」區域，則徵兵變為拉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變為有錢的賺錢，沒錢的出力又出錢。這不是證明戰時不能實行民主政治，剛剛相反，這證明在戰時實行民主，才能充分發揮人民抗戰的力量。

第四，他們說，中國人民知識水準太低，不够實行民主政治的資格，所以必須維持一黨專政，實行訓政，以便將來實行民主。

可是在抗戰之前國民黨訓政也已訓了好幾年，請問除產生了一批新的貪官污吏和添加了一批魚肉鄉里的黨官黨老爺外，已訓出了些什麼成績？這樣訓下去，幾時才可算是完成？而且抗戰四年以來，人民的文化水準已經大大提高了，華中東北某些地區的民主政治的澈底實施，更完全證明了中國人民不啻實行民主資格是一種胡說八道。更何況愈是在已開始實行民主政治的地區，那裏人民的社會教育工作愈是容易和普遍展開呢？

第五，他們說，在抗戰時期實行民主政治，一定會引起許多黨派糾紛，妨害抗戰政策的推行甚至會像法國一樣招致亡國。所以最好還是國民黨專政下去。

法國的失敗於牠的堅持反蘇反共的反動政策，失敗於賴伐爾達拉第等的剝奪人民自由權利，失敗於法國大資產階級爲了繼續壓迫人民不惜對敵投降。而不是由於別的任何原因。戰時實行民主不但不會增加黨派糾紛，反而可以減少黨派糾紛，因爲在民主政治之下，每一抗日黨派都可以公開把自己的政治意見取決於人民，這就可以避免兩黨之間爲私黨利益的意氣黨爭，反之，倒是在一黨專政之下，一黨任意欺壓別的政黨，使其不能充分發表自己的政見，反而要引起無數的糾紛。抗戰以來，黨派之間的糾紛層出不窮，反之在華北華中某些民主地區，各黨派之間反能真誠合作，就是很明顯的證據。

由此可見，一切堅持一黨專政反對實行民主的反動言論，都是毫無根據的。由此可見，全國人民及各抗日黨派關於取消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的要求，於情於理，都是沒有什麼不合的。因此，除非中國仍不免於走向亡國的道路，（那時連國家都不存在，自然也就不會有什麼一黨專政），否則中國之走向各抗日階級之聯合的民主專政，就像現在在華北華中某些地區所已實現的那樣，乃是

一定的必然的。國民黨如果今天還繼續拒絕人民的民主要求，則不但是有害於勝利，勝利的爭取，不但是於國家民族不利，就是於國民黨自身的前途，也是不利的。

註：民主改國同盟對時局主張的十大綱領：

- 一、貫澈抗×主張，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反對中途妥協。
- 二、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在憲政實施以前，設置各黨派國事協議機關。
- 三、加強國內團結，所有黨派間最近不協調之點，亟應根本調整，使進於正常關係。
- 四、督促並協助中國國民黨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
- 五、確立國權統一，反對地方分裂，但中央與地方須為權限適當之劃分。
- 六、軍隊屬於國家，軍人忠於國家，反對軍隊中之黨團組織，並反對以武力從事黨爭。
- 七、厲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及財產身體之自由，反對一切非法之特殊處置。
- 八、尊重思想學術之自由，保獲合法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
- 九、在黨治結束下，應注意下列各點：（一）嚴行避免任何黨派利用政權在學校中及其他文化機關推行黨務。（二）政府一切機關，實行選賢與能之原則，嚴行避免為一黨壟斷及利用政權吸收黨員。（三）不得以國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黨費。（四）取消縣參議會及鄉鎮代表考試條例。
- 十、在當前政務上亟應注意下列各項：（一）勵行後方節約運動，切實改善前方待遇。（二）糾正各種行政上妨礙生產之措施，以蘇民困，並力謀民生之改善。（三）健全監察機關，切實為各種行政上弊端之澄清。

德國閃電戰的破產

E·瓦爾加

E·爾瓦加是蘇聯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是世界政治經濟問題的權威。本叢書已經發表過他好幾篇論國際形勢的文章，這一篇是從剛到上海的，由瓦爾加自己主編的「世界政治經濟」月刊八月號中譯出。在時間上說，這一篇文章似乎已經稍嫌陳舊，特別是在蘇德戰爭每天都有急劇變化的現在看來，有這樣的感覺；但是瓦爾加這篇文章的幾個論點和根據，却並沒有變更，新的發展反而更加證實了它。

當希特勒背信進攻蘇聯的時候，他是處在瘋狂思想的主宰之下：想和他以前進軍那樣，用「閃電戰」來取得速勝。進攻波蘭的戰爭基本上只繼續了十八天，進攻法國的戰爭四十二天。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希望也在這樣短促時期中消滅紅軍。

日本「每日新聞」主筆小原在希特勒背信進攻蘇聯之前幾天離開柏林，他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在他的報紙上寫道：「當然，軍隊是非常自信的；軍人們甚至於預言，戰爭開始之後，在六個至八個星期中便可以解決紅軍」。

希特勒反蘇戰爭的前途，義大利估計得比較謹慎。蓋達在 *Voce d'Italia* 報上寫道：「如果以爲一切將進行得輕便而迅速，那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了。俄國足能抵禦很多進攻，不僅因爲它有衆多的武器和人口，並且還因爲它有巨幅的土地」。（原註：根據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紐約

泰晤士報」。

戰爭已經繼續了兩個多月（譯註：本文作於八月，所以這樣說）。德軍蒙受大損失，在戰爭最初兩個月中，德國法西斯軍隊共損失二百萬人以上。德國軍隊的物質損失也是很沉重的：坦克車約八千輛，大砲一萬尊，飛機七千二百架（譯註：據史大林在他十月革命節紀念會席上的演說詞中說，德軍的損失是死傷俘虜四百五十萬人），速勝的一切遠景都消失不見了。

希特勒的「閃電戰略」在東綫完全宣告破產。

德國進攻它以前的那些敵人，爲什麼會獲得迅速的成功呢？

這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作爲侵略者的希特勒，早就開始準備戰爭，遠較他所進攻的那些國家爲早。自一九三三年，即自希特勒奪取政權那時起，德國的全部產業便完全用來爲準備戰爭而服務了。據希特勒自己說，在軍備方面共耗去九百萬萬馬克。

德國龐大軍隊的武裝是直接開戰以前幾年進行的。因此德國加入戰爭時，是拿着最新式的武器，同時，波蘭、比利時和法國軍隊的武裝却遠爲陳舊。德軍的戰術和戰鬪訓練也符合它較新的技術，而這在德國敵人方面却是沒有的。

德軍每次進軍，在兵額和武裝方面，對於敵人，總佔極大的優勢。在波蘭、法國、南斯拉夫都是這樣。和每一個敵兵對立的，總有兩三個德兵。在空軍和摩托機械化部隊方面，德國法西斯蒂也佔很大的優勢。

德軍速勝的重要因素是平時縝密佈置的間諜機構和軍事破壞機構，以及在德國敵人行列裏的叛亂。

根據許多來源的消息，現在已經知道，法國將軍和國家要人中間的叛變行爲對於法軍迅速失敗，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南斯拉夫和希臘的情形也是這樣。

在「閃電戰」中被德國戰敗的國家，對於現代機械化軍隊，只是撮爾小國。它們沒有充分廣大的戰略空間，以便在它們的陣綫被突破之後，進行有組織的退却，他自己的軍隊從敵人的打擊之下抽出來並重行部署，以便進行新的反抗。它們軍隊極大的部分被包圍、被俘虜。德軍對於它以前的敵人，所以獲得迅速的勝利，原因便是這樣。在蘇德戰爭中所形成的情形却又是一樣。

德國法西斯軍隊已經得以奪取某些蘇維埃領土。法西斯德國是利用突然和違約進攻的軍事優勢。法西斯軍隊在這次進攻之前，已經完全動員好。在它的武裝方面，不僅有德國製造的軍備，並且還有它從波蘭、法國、巴爾幹各國軍隊那裏得來的遺產。法西斯德國是把它大多數的軍隊開來東綫。但是土地的損失對於戰爭的終局沒有決定的意義，而且德軍的進展，是用難於置信的損失的代價來買到的。

德國法西斯軍隊遇到紅軍頑強與英勇的抵抗，全國奮起進行偉大的衛國戰爭。建築在恐嚇敵軍和打擊敵軍士氣上的法西斯計算，被團結在自己政府和黨，自己偉大領袖史大林週圍的蘇維埃人民堅強和堅持所顛覆。紅軍的回擊和反抗日益增大，紅軍的反擊日漸更加有力。

主要是因爲蘇聯的力量是在增長着和鞏固着，而同時德國的力量却在消耗着，並且必然要削弱。

蘇聯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特殊情形不容許它在國防力方面落後。紅軍的武裝總是和最新技術亦步亦趨的前進着的。在強大的愛國熱情的喚發之下的蘇維埃國家，總是把更多更好的最高

技術給予紅軍。蘇聯遭受希特勒的進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兩年之後，這一情形使紅軍有在相當程度中利用這次戰爭經驗的可能。紅軍迅速認識敵人的冒險戰略，對這種戰略給予殘酷的打擊。雖然希特勒幾乎把他所有的力量集中來進攻蘇聯，德軍仍舊沒有像以往進軍那樣，佔數量上的優勢。德軍是常八千萬人口中編組而成，紅軍是由二萬萬人口中編組而成，戰爭愈是延長，上述這一情形的重量也就愈高。

蘇聯領土的廣大，也起有很大的作用。在戰略形勢需要時，紅軍可以像列寧所說，在空間上失去，以便在時間上贏得。紅軍可以保存着實力，向後撤退，對於國家的軍事力量，不造成危險。

東綫的戰局和西綫的戰局殊為不同，因此紅軍的戰鬪活動是和敵人後方的強大遊擊運動配合着的。

進軍波蘭、荷蘭、比利時、法蘭西和其他國家時，戰鬪只在戰綫上於兩軍之間進行。戰綫的深度只有幾十公里。戰綫後移時，被征服這裏的戰事，就告結束。（只有在巴爾幹各國，因地勢有山林性質，民衆有遊擊戰爭的老傳統，有流血性的遊擊運動展開着）。我們戰綫的深度有幾百公里。遊擊戰爭和前綫的鬪爭，有密切的聯繫，兩者合而為一，組成統一的整個的鬪爭。有組織的遊擊戰爭和撤退一切，必要時消滅一切對於敵軍貴重的東西，德國報紙也不得不承認，這對於採取「閃電戰」的方法是最大的障礙。

在德國本國，在德國軍隊裏已經發生着削弱其戰鬪力量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愈是往後，將愈是擴大。戰爭、封鎖和轟炸減縮着德國的經濟資源。為戰爭而準備的存儲在消耗着。現有的生產只

能部分的彌補戰爭的消耗。食物的不足，特別是脂油、肉類和牛乳、煤油（原註）、機器油、金屬品、橡膠、紡織品原料等的不足，日益感覺尖銳。德國的工人力量也極感缺乏。已迫使婦女、老人和兒童做工。不良的飲食減少勞動生產力。德國勞動人民厭倦戰爭，渴望和平。但看德國陣亡兵士和俘虜兵士身上所搜獲的信函，對於這一點便可以毫無疑義。

德軍不能完全集中在一個戰綫上，像在戰爭開始時那樣，因為近來被佔領各國的反希特勒鬥爭猛烈積極化。鎮壓由挪威到南斯拉夫的佔領各國的敵視人民，保護這些國家可能遭受敵人的進攻（由英國或近東調來英軍）需要很大的兵力。

「國內戰綫」也把很大兵力牽掣在本國內：祕密政治警察，保衛隊，保護監獄和集中營，以及俘虜和外國工人的軍隊。食物階層的「工人陣綫」的機構，也要吞吃很多人，這一切都減少了前線的人力資源。

（原註）羅馬尼亞是供給煤油給德國的最主要的業主，但該國煤油出品和輸出，逐年減少。上半年五個月的出品如下（單位一千噸）：

年別	出品	輸出
一九四〇	二、五五〇	一、〇九〇
一九四一	二、二五〇	九三〇

（見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New York Times）

近來羅馬尼亞煤油產地，迭遭蘇聯空軍轟炸，出品已經銳減。

侵蘇戰爭對於德國兵士和德國勞動者是完全意外的；這戰爭是絕無聲譽的。法西主義雖然進行武斷宣傳，但是佔德國人口半數的德國無產階級却深深的鞏固了對於蘇聯的同情。

法西主義用盡種種方法，阻止年輕一代人的頭腦獨立思想，在這一「事業」上，法西主義確實獲得很大的成功。一部分由十七歲到二十六歲的，在法西斯學校，在「希特勒青年團」，在勞動營和軍隊裏培養出來的青年兵士，陷在希特勒主義的欺騙影響之下，變成野人、傭兵、法西斯當局的順從和盲目的工具。但是由這種青年兵士所組成的最優秀的希特勒師團，已經大部分被消滅了。

代替他們開到前線來的已是較老一代的人，其中有許多人在法西斯蒂握得政權以前，便已經有了固定的政治世界觀，這些人雖然服從法西斯的暴力統治，但他們並沒有成爲法西斯蒂。他們戰鬥的決心和戰鬥的力量，遠較年輕的一代爲低。他們同情蘇聯。他們希望希特勒政權倒台。他們並不是打好鬧的傭兵，他們大部分是有妻子有家庭的人，家庭的負擔對他們起着壓迫的影響。大資本家靠製造戰具而自肥，獲得巨額的利潤，法西斯領袖也無恥的大發其財，使他們憤恨至極。這種兵士的一部分，一有可能，便要積極促成希特勒的失敗。這一類的事實已經由我們的報紙宣露出來了。雖然現在還是個別的事件，但這些個別的事件將隨着紅軍打擊的強度而衆多起來。

這一切是表明，德軍藉突然和違約進攻所獲得的暫時的進展，將遇到日益堅強的反攻，愈是延長，力量的對比也將變得愈加有利於我們。

希特勒在反蘇戰爭中固然有「同盟國」：義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芬蘭。但是這些國家的軍隊的軍事價值，及其反蘇的決心是不很大的。

義大利——這個「偉大的」同盟國，一個在世界各處各地——陸上、海上、空中——專吃敗仗。它的軍隊被消耗得枯乾了，它的艦隊大部分沉沒了，它已成為德國的附庸國，它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都要依存於德國了。而且義大利是被迫參加反蘇「十字軍」的。然而它在這方面表現很少熱情。八月二十六日「波河流域的某城」舉行即將開來東線的義大利摩托化軍隊的檢閱式。莫索里尼親自伴同德國駐義軍事使節團團長林特倫將軍，義軍總司令部參謀總長加華列各將軍，空軍指揮普里柯各將軍到場檢閱（原註：見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New York Times*）。然而義大利的摩托師團是這樣緩慢的開來東線，在這期間但可以坐了汽車到達東綫，甚至步行也可以到了。關於他們的戰鬥力，也很少聽到。

德義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去掉，並且在戰爭的行進中要更加夫銳化起來。希特勒完全把義大利從多瑙河各國擠出去了，雖然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Giornale d'Italia* 報便宣稱「義大利的國境是在多瑙河上」。義大利在巴爾干所得到的只是貧脊的邊陸的國家——達爾馬齊亞和希臘。克羅地亞雖然表面上頗有禮貌，但實際上是在希特勒手中。義國討法國省份——沙伏亞、科西嘉、突尼斯——的覬覦，雖然喧露得這樣厲害，但是並沒有如願，因為希特勒對此反對，雖然義大利會參加進攻法國的戰爭。而且義大利在這一戰爭中失去了它的東非「帝國」。

希特勒要求義大利加強援助，派遣大量的師團到東綫去，無奈「偉大」同盟國的援助也不能把希特勒從泥沼裏拖出來。

希特勒其他同盟國的參戰，價值更小，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間，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之間，在義大利和保加利亞之間都存在着非常尖銳的矛盾。這些國家沒有一個願意承認它們今日的國境是

最終的國境。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都和鄰國發生糾紛。誰都知道，德軍指揮部很經心的注意着。使匈牙利的和斯洛伐克的，匈牙利的和羅馬尼亞的軍隊永久不要處在一塊，設法由德軍部隊隔開着，否則他們便要互相射擊。

至於日本，它雖然和德義訂有「三國協定」，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它和蘇聯訂有中立條約。（原註：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奮鬥」裏把英日同盟稱為「種族上沒有責任的同盟」）。

在反對希特勒軍事機構的戰爭中，蘇聯並不是孤立的。擁有英人七千萬和非英人幾達五萬萬的不列顛帝國，就是希特勒把它稱為「地球上最大的強國」的帝國，也和德國作戰。不列顛帝國除了自己的，帝國各地很多的資源之外，它和德國作鬪爭，還擁有美國更大的經濟力量。此外還要加上被希特勒戰勝的歐洲各國殖民地的資源和軍隊：荷屬印度，比屬剛果，擁護特戈爾的法屬殖民地。和英軍在一塊的還有自治領的軍隊，印度的徵兵，特戈爾的隊伍，新組成的波蘭軍，就是由獲救的兵士和旅居國外的波人所組成的軍隊，以及比利時和希臘的殘軍。

在物質和人力的資源方面，聯合着共同反對希特勒的蘇聯和不列顛帝國及其同盟國的力量，為數是很大的。這兩個國家的人口（不列顛國約近五萬萬的非英籍居民不計在內）便幾乎比德國及其同盟國的人口多兩倍。德國的敵人祇少有比它多二十倍的煤油、橡膠、錳、銅，其他物質資源也多好幾倍。

英國憑藉它海島的地位和在海上的優勢，抵禦着德國。蘇聯是憑藉廣大的領土，首先是自己軍隊和全體人民的英勇鬪爭保衛着自己。希特勒不能戰勝這兩個大國中的任何一個。

戰爭愈是延長，德國憑藉其侵略和背信行為所建立的優勢，也愈加減少。德國雖然佔領了很多

領土，但是它的失敗，也和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一樣是不能避免的，當時德國也「勝利到滅亡」，後來在最短時期中便遭受完全破產。

計算到這一切，得自問一句：實在說，究竟是什麼衝動希特勒去向蘇聯作背信的進攻，把自己敵人的數目增加二萬萬人呢？

勝利得頭昏目眩，法西斯宣傳有意散佈的德軍無敵的神話，害誇大狂的希特勒圖謀勝過拿破崙，征服以前從來沒有被征服過的俄羅斯，無疑在這裏起着很大的作用。

但還有更實際的原因。兩年的戰爭，封鎖和空炸很厲害的減低了德國的經濟力量，雖然它在佔領各國進行貪得無厭的掠奪。爲了繼續對英進行戰爭，德國需要煤油、食物、五金、紡織品原料及其他等等。進攻蘇聯是絕望的行爲！希特勒要用武力取得我們他所缺乏的經濟資源。希特勒以爲集中德國強大的軍事機構，作突然的進攻，可以迅速戰勝紅軍，佔有蘇聯的資源。煤油、穀物、棉花、錳、銅以及其他等蘇聯富源就可以供給德國以便繼續進行反英戰爭和反美戰爭。

希特勒顯然也希望欺騙和分散他的敵人，這在過去他是時常成功的。希特勒想用「進攻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十字軍」和「挽救西方文明」的大聲疾呼來掩飾他進攻蘇聯的真正目的，不讓英美看出。希特勒的這一戰略是失敗了。在美國雖然也有大資產階級的某些份子——胡佛，林敦，林德伯，——作反對蘇聯的言論，反對援助英國，實際上藉此以幫助希特勒。但是美英的國家要人——羅斯福和邱吉爾——並沒有中希特勒的圈套，他們八月十八日的共同宣言便表明這一點。

希特勒的計劃，這樣說來，可見已經遭受破產了。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資源還沒有用竭。反對希特勒畸人及其作戰機構的戰爭，需要蘇聯人民及其英勇紅軍更大的緊張和犧牲，但是戰鬪的結局絲毫也不用懷疑，希特勒的軍隊將被擊滅，世界將從畸人手中解放出來，法西斯蒂蟲將從地面掃上去。

東條新閣的外交動向

貝明

如果說東條內閣在這緊急萬分的國際環境中所要負起的使命，對內是加緊完成所謂「國防國家體制」，建立並鞏固國內法西斯的統治，準備新的戰爭；那末，對外必然是加緊勾結德意，通過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線的合作，利用一切時機，打擊和奪取英美遠東的利益，建立並鞏固對遠東弱小民族的腐敗的血腥的帝國主義的統治。我們不先了解這，就無法了解今後東條新閣的外交動向。

本來，近七八年，日本的外交，一直是採取勾結軸心，欺騙英美，緩和蘇聯，壓迫弱小民族的政策。對軸心勾結，爲的是她們可以幫助她向外侵略。對英美欺騙，爲的是她們自私自利容易受騙。對蘇聯緩和，爲的是她力量強大。對弱小民族威脅壓迫以至軍事進攻，爲的是她們力量薄弱。這是一個投機取巧的政策，也就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急性的軍事的半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不得不採用的劣等政策；但，日本近年來就靠了牠佔了不少便宜！

這種投機取巧的政策，雖利用了英美自私自利的弱點，居然也能處處佔得上風，但到頭還是要碰釘子的。自蘇德戰爭爆發，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陣線逐漸形成，英美在遠東也放棄了對日漫無止境的緩靖政策，改採較爲積極的政策之後，日本事實上已經陷在包圍之中，昔日投機取巧的外交政策，至此，也就日感周轉不靈了。這就是一個例子。隨着日本進兵越南，美日關係形勢惡化，英美報復的強硬手段逐漸施展出來，以凍結資金，積極備戰，聯合布防以至建立所謂A B C D包圍圈，來

勢也頗不弱，迫得日本不得不暫時「穩重」一下。日本外交至此，可以說大大表現出弱點來，同時也就是大大揭露了日本本身的弱點：外強中乾。近衛如何補救這個弱點，也就是說要如何打破外交的重重困難呢？這是一個悲慘的命運；近衛只好不惜堂堂「皇國」的威風，親自上書羅斯福，請求進行談判。但這也不過是另一種欺騙行爲而已，終久費時害事，半點無成，中途只得宣告進入「靜止狀態」。同時英美荷却並不放過片刻時間，加緊備戰，使A B C D包圍圈日趨具體化。日本「志士」看到這樣情形，自然大大不滿，一度曾經沉寂過的反美反英輿論，又宣告沸騰起來。自在朝在野的法西巨頭，如林銑十郎，中野正剛，平出大佐，岡本少將以至溫和派各報紙，無不攻擊美日談判，痛斥美國不知覺悟；加以此時德國又在東線獲得了若干「勝利」，於是近衛的「溫和政策」就變成衆矢之的。至此，近衛也就不得不另議賢能，掛冠而去了。

其實近衛的失敗何曾是失敗於採取美日判的所謂「溫和政策」，而是由於整個國際形勢的演變，已經不能容許日本再繼續她的投機取巧的外交政策罷了。顯然地，今天日本外交問題上面存在着三大問題，即：三國同盟，蘇日中立協定和美日談判，也就是存在着對德意對蘇聯對英美的三大外交難題；牠們之間是互相矛盾，無法再一併存續下去，也無法單獨加以解決。固然前近衛內閣會拋棄了松崗洋右，重新解釋三國同盟（即「三國同盟的目的原來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是屬於防禦的，不是屬於進攻的……」）以致力於美日談判，企圖從這些輕便的辦法中，解決當前外交的矛盾。但是，這畢竟還是一時取巧的辦法，結果在國際兩大陣綫（反法西斯侵略與法西斯侵略陣綫）分得愈益分明，矛盾愈益尖銳的時候，只得走上失敗的一條路。所以今日日本要想打開這些困難，挽救自己外交的失敗命運，還得解決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外強中乾；也就是要首先克服一個急性的軍事的半

封建的帝國主義所必具有的弱點。但是，這是一個難題！

可是近衛內閣所碰到的這個難題，也還是東條內閣所要碰到的同樣難題，因為國家實力的薄弱（自然是指與英美德蘇比較言）還是無法馬上加以改變。東鄉新外相十八日接見記者團時所發表的空洞而不着邊際的談話，正說明了他也無法即時開出一張靈驗而可靠的藥方來；一直遲至廿日，他對全國播音的時候，才吐露出：「帝國外交，為鞏固外交與軍事體制」一語，這才說到了外交問題的一面；但也不過一面而已，還沒有弄出問題的本質。因為日本目前要真正做到外交軍事一元化，還得走一段路，那就是說，還得加緊充實力量，準備作戰。東條所謂「集結全軍全國的總力」，才算是一口道破的話。新閣今日的中心任務就在於充實力量加緊備戰；東條就是企圖從這方面着手，打斷當前日本外交重重的難關！

那末，正在極力充實力量，加強備戰過程中的新閣的外交策略如何呢？要十分具體地回答這個問題並不是容易；假如把牠與前內閣的外交政策來比較，我們可以說：新閣的外交政策必定是急進的，不是溫和的，是待機行動的不是始終靜觀的，是積極解決盾矛的，不是消極調和盾矛的。再具體點說：今後對美必定放棄所謂「溫和政策」，採取果斷，強硬的政策，對軸心，必定放棄畏縮扭捏的政策，採取加緊配合的政策，對蘇聯，因為紅軍主力始終未給納粹消滅，一直還是日本的威脅，也許不能有較多的改變，還是要繼續「綏和」下去，但一定也會放棄了過去那種舉棋不定，一味等待的政策，而要進一步去了解蘇聯研究蘇聯，進以確定較為堅定的或強硬的政策。

現在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最近美日間的關係吧。東條內閣成立時，美國的反應，先是感到形勢非常危急，繼則「採取較為樂觀的見解」，終又產生不滿的情緒，認為應停止對日談判。日本方面對

美日談判的反應，國內輿論是一直敦促對美採取強硬態度，中止對美談判，衝破A B C D包圍圈；官方則始終表示鎮定；十八日，新外相還認為「關於日美外交等，余尙未閱具體資料，現在還不能談到」；至於與美國的外交接觸仍舊沒有中斷，表示並不放棄談判，如若衫與赫爾，威爾斯繼續會談等；代表外務省意見的廣知報則時時放出強硬的言論，時而表示願意獲得「妥協的解決」，這表示些甚麼？表示日本目前在力量還未大大充實，德蘇戰局還未大大有利自己的時候，尙不願意貿然和美國翻臉，還想用這種技術來試探美國。當然這種試探並非消極實含有積極的作用。日本今日對美談判所要求的並不是糊塗塗塗中拖延時間，而是要迅速將日美關係予以澄清。因為談判拖延下去，對日本的備戰之獲得充容時日固然有益，但一則英美在太平洋的備戰也會相對加速進行；二則，有礙勾結「盟國」的工作；三則，間接影響到國內備戰的程序，因為美日關係調整所引起國民無窮的希望將要鬆弛了入尺備戰的注意力；損失却也不小。過于極端派之不滿英美同時在遠東積極準備，中野正剛等之評擊聯合軸心不力，以及廿二日情報局次長奧村喜和在日日新聞上所發表的談話都反映了這一點。並且即使馬上停止對美談判，美國也不一定就會發動對日作戰，日本也不一定就會沒有備戰可能。因此，本月六日日本就宣佈派遣前駐德大使，締結三國同盟的來栖三郎兼程趕往美國協同野村大使，「盡最後一分鐘的努力」，以期迅速解決對美談判。同日廣知報又扭扭怩怩地替政府對美提出七點要求：歸納起來，不外：（一）停止援華，協助中日媾和（二）承認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領導權，（三）放棄一切仇日活動；總之，要求美國完全退出遠東。由此，可見得來栖此行並非真實在謀與美國解決美日間根本問題，不外是打算進一步對美國表明日本「鐵石的意志」，促令儘速對日讓步，幫助她結束「中國事件」以及從寬施行經濟封鎖，並企圖鬆弛美國的警戒。

其意義是一個攻勢並不是守勢，迅速結束談判的味意比企求拖延時日來得大，威脅與急進的味意也比妥協與緩和來得大，這只要回顧到日本在布置這一步之前，曾大量增兵越北，揚言進攻昆明，切斷滇緬路的行動就會明白。這就是軍事外交一元化表現的一面！來栖此行的一無成就是可以想像的，怪不得華盛頓外交人士對此雖甚感興趣，但並不重視，甚至認為此舉必「徒勞無益」。所以今後美日關係會向那一方向發展，惡化或好轉？是容易了解的。但美日關係的惡化或美日談判的破裂是否就是戰爭的到來，那還是看當時的國際形勢如何來斷定。就大體講，太平洋戰爭的危機今日已是到了非常緊急的時候，董寺都有爆發的可能；但日本也並非沒有其他「阻力最小，收効最大」的路可走。若日本還不願意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話，盡可以先從越南進攻雲南，切斷中英美的聯絡，解決中日事變，以後再配合德國，夾擊英美。所以歸根結蒂，問題還是落在中國的頭上。中國若能加緊團結，集中力量予敵人以打擊，則日本的毒謀也無從順利實現！

說到日本今後對德意關係，無疑是加緊和牠們勾結。如何加緊，如何勾結，如何互相配合就是今日新聞外交的中心課題，也就是今後日本要打破外交難題，進行新的軍事冒險所必予研究與執行的主要問題。有人對於東條首相，東鄉外相等所發表的談話，演說中，並未特別提起德意，表示奇異，甚至認為今後日本與軸心的關係會冷淡或鬆弛下去。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如果把這種情形解釋為新聞剛剛成立，不願給英美以過大刺激，也許還說得出；其實，表面上強調對軸心關係倒並不是頂重要的。上月十九日合衆社自倫敦傳出：

「交換郵報自蘇理治報稱：柏林德報訪員昨稱：自內閣改組後，東京顯將執行較堅強之軍事政策；又言：德國並認為三國公約將被加緊執行，並預言遠東將有利於軸心之新進展云」

我們也相信這一點。如果說過去日本靠着英日同盟一躍而爲世界強國之一，那末今天日本就是靠着與德意的勾結，橫行天下；若是日本現在一旦就放棄了「盟國」，她的末日也就到臨了。我們若不首先了解這一點，就無法了解近年來日本外交的動向。今日不管日本要結束「中國事件」，要獲奪英美利益，要衝破A B C D的包圍圈，都得加緊與德意配合，都得借重德意。就德意方面講，她們自然也希望日本在遠東和她們配合起來，牽制英美以及蘇聯的力量。這，客觀地，就構成了軸心國必須加緊團結的趨勢。

從東鄉茂德出任外相上，有人看出日本今後對蘇是自外交着手解決各種問題。這種看法未免太單純了。其實日本對蘇外交所發生的主要困難並不在於幾許懸案上，而在於由德蘇戰爭爆發後所產生的新的局面的處理上。換言之，就是在對蘇對德的政策上。日本今日要加緊三國盟約就非放棄蘇日中立協定不可。國際形勢已迫得日本不得不採擇一條路走：蘇聯或者德意。但由於蘇聯的力量至今還遠遠大過日本，後者要想放棄中立協定，不遑重前者的利益，貿然向西伯利亞襲擊，那是十分可怕的冒險行動，這個矛盾會煩惱過近衛，也必然要煩惱東條英機。所以目前日本對蘇除了仍舊採取緩和、待機的政策，實在也想不到甚麼。待機，待甚麼呢？第一，待自己力量充實準備完成；第二待蘇聯紅軍主力破德國摧毀之後，才能改等待爲行動。但是這種等待和近衛內閣的等待不同；後者是消極的表面等待，實質上也是等待，前者則是積極的，表面上等待，實質上是加緊準備行動，一分一秒都在計算，試探，研究，計劃，布置，爭取有利的機會，配合德國，打擊蘇聯。也就是說新閣今後一定會有系統有計劃地與蘇聯進行正常外交接觸，有系統有計劃的虛張聲勢，有系統有計劃地製造「不幸事件」，同時也會有系統有計劃地抓緊各種機會，表示強硬態度這一連串的外

交接觸，虛張聲勢，「不幸事件」和強硬態度就是在對蘇聯計算，試探，研究，計劃和布置。假如這種看法是對的話，那麼過去，建川在蘇京的活動，日本大軍集中「滿州」的傳聞，上月廿三日，日兵越入蘇境的邊境糾紛，以及最近對氣比丸觸雷事件，日本國內「咆哮跳躍」的作態，是不難了解的。自然，正如上面所說，日本這種「預備動作」不會漫無止境的繼續下去，換言之，日本襲擊蘇聯的新戰爭的危機是與日俱增的，但就目前情形看來，只要紅軍不被納粹毀滅，日本馬上就發動攻蘇的可能性怕還是沒有的。根據這個道理，目前來比較所謂北進、西進、南進，恐怕後兩「進」的成分來得大！

蘇聯今後對於日本這些行動的對策如何呢？照目前情形看來，蘇聯並沒有對日表示絲毫讓步。本月三日，路透社傳出，蘇聯發言人羅查夫斯基對於上月邊境衝突發表談話：「希望此次之西伯利亞邊境衝突為出於未受訓練之日軍所為，希望日本政府懲罰此向蘇聯襲擊之日軍」；並謂：「蘇聯與日本之關係繫於四月十三日所簽訂之日蘇中立協定，總而言之，政策之含意在於事實本身，而非空言也，因此決定日本新政府應由其行動而不在於條約之束縛，而予論斷日本也」。羅氏此言實極恰當而中肯。

總之東條新閣的外交是以軍事為後盾，同時也做了軍事準備的掩護。他的主要目的在肅清一切阻礙，企圖引導「皇國」走向與國際法西斯侵略陣綫合作，也就是走向新的軍事冒險，新的侵略戰爭。牠將打擊英美遠東的利益，侵害蘇聯的安全，威脅弱小的生存，但首先却是更加緊對中國的進攻以及加強對各淪陷區血腥的統治？這是我們要特別加以警惕的！

十一月八日

德國統治下的各國（續）

博知

保加利亞

三月二日德國法西斯軍隊開入保加利亞。被收買的保加利亞人三三兩兩的站在路上，手捧小盤，給德兵「呈獻」烟捲和糖果，藉示「歡迎」。被收買的報紙則藉此大放厥詞，描寫「熱烈歡迎武裝同胞」的盛況。

其實民衆是用敵意來迎接佔領者的。一羣打呵欠的人圍住德軍汽車，默默的看着德國軍官下巴刮得光光的傲慢的嘴臉。

希特勒一到之後，就像蝗蟲似的大嚼保國的食物。軍官們購買整箱的水菓，糖果，食物。他們裝做不是掠奪的樣子，「付」馬克，是「購買」。

飯館和食物商店都擠滿了德國法西斯蒂。兵士們在鄉村成百的購買雞子，打破了灌在瓶裏，寄給德國餓肚的家屬。軍官們會在街上當着羣衆的面，吃下一大堆點心，可見其饑餓的情形。盛傳，有幾個德國人簡直吃得脹死了。

據蘇菲亞消息，政府下令，抽取所謂「過剩食糧」，實際上是藉過剩之名，奪去農民全部食糧，運往德國。保加利亞報紙給政府的命令宣傳，說多事生產農作品，於國家有利，因為過剩的食糧，不是運往外國，也是給國內消費。但是農民都不相這宣傳，也不繳納糧食。若干縣城，因農民違

抗政府繳納「過剩食糧」，開始大捕農民。

保加利亞食糧已經大感不足，甚至於在已經收割過的南方區域，城市居民也須在麵包店門前列長隊候購麵包，布濟維其夫城，一連幾天買不到麵包。爲數很微的麵麥存儲，早已交給德國供給機關支配。

現在物價有漲無跌。八月底，蘇菲亞肉價又漲，每星期只賣肉兩天。蔬菜和食物等價格已經漲過。植物油，米，茶，糖等食物，頗感不足，保國「文言報」自己承認，這些貨物商店中常常幾星期幾個月的宣告「存貨買光」，這使許多商人破產，雜貨商店關門。蘇菲亞的汽車係來自羅馬尼亞，現極感缺乏，從八月底起只有國家公務汽車可以購買得汽油。

德國法西斯軍隊除了掠奪食物之外，對於保國的產業，也不放手。例如保加利亞所有皮張企業都轉入德人手中管理，爲德軍的供給而服務。現在各該廠正給德軍縫製冬衣。佔領者的暴行，自然還不止於掠奪。

因反對德國佔領者的運動，日益加強，保加利亞當局對於人民大肆懲罰。在德軍進攻蘇聯之後的幾天中，逮捕二千多人，主要是青年。連享有議員特權的九名反對黨議員，也被逮捕。

據最近由保加利亞到伯爾尼（瑞士）的外國記者談，德兵對於保加利亞的民衆，態度日益惡劣。直到現在，德軍指揮部還在保加利亞人口稠密的地方駐紮兵隊，以維持「友邦」秩序。在兵士之中雜有祕密政治警察，監視保加利亞農民的情緒，從事捕捉「不良」和「不穩」份子。

許多德兵，特別是在遠離長官視綫的地方，酒醉橫行，公然搶掠和姦淫。

據外國記者談，德兵對於保加利亞的獸性態度，使人不忍卒睹。德兵強姦女學生的範圍廣泛到

甚至於須要教育部出來干涉了。

保人格列求致函蘇聯真理報，詳述法西斯搶掠者在保加利亞的暴行。他說：年老的保加利亞農民都還記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盟軍」離開保國時，把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都搜括飽載而去，甚至於連村狗的狗皮都捨不得遺下。在這次德軍進入保國之後，保國各地人家的屋牆上還寫着「打倒戰爭，打倒德國」，「打死法西斯蒂」的標語。幾千人被捕，幾百人被逐往荒僻的內地。

保加利亞勞動者近年素來對於蘇聯深表同情。開映蘇聯影片的影院，總是客滿，銀幕上每逢出現史太林，莫洛托夫或紅軍，全院掌聲四起，歡聲雷同，開映德國軍事影片的影院却總是空空如也。蘇聯書籍報紙，每次到保，都被爭購一空。連僻壤的牧人都知道蘇聯政府委員的名字。自保國當局「自願」把領土讓給德國法西斯鐵蹄蹂躪之後，政治上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對於情緒顯然親蘇反德的民衆，自然要激起很大的反響。同時法西斯恐怖也因而更加厲害。

法西斯的佔領給保加利亞帶來天大的不幸。饑餓，貧窮，轟炸成爲保國的三大災星。學校封閉，被德軍佔用。青年被徵入伍，老人被派去修橋鋪路，所得的代價是一小盞的稀湯。

保加利亞政府最近發行公債，但銷售成績極壞，不及預定數目的十分之一。民衆不願意支持戰爭。公債銷售失敗後，保政府決定移往南斯拉夫希臘佔領區攤派，據保國當局意見，因在佔領區便於用強迫手段。硬行推銷。

保國怠工和破壞事件日漸增多。「蘇菲亞晚報」載，布爾加斯省根台里村，所有乾草堆都被火焚燬，損失達五萬保幣「列夫」。布洛維特的草堆也被燒燬，損失一萬「列夫」。「晨報」載，蘇菲亞車站已經裝載在車上的乾草也被縱火燒掉了。

德國進攻蘇聯後，蘇聯各機關各團體接到許多保國人民的信函，除對蘇聯抗戰表示同情外，並訴述他們反法西斯的鬪爭決心。寫信的人有工人，有中大學生，有機關職員，有知識份子，有律師醫生，有婦女兒童，甚至還有兵士。

匈牙利

匈牙利是東南歐落入德國法西斯魔手的第一個國家。這是匈牙利人民的大悲劇，他們的主人在二十年前藉民衆的鬥爭得到政權之後，今天又叛變了人民，重新投入德帝國的懷抱，把匈牙利捲進戰渦。現在匈牙利已經成爲法西斯德國的附庸。匈牙利是漸漸的，不知不覺的變成德國的附庸。主持其事的是德國公使館。在希特勒執掌政權之前，德國駐在匈牙利的公使館一共只有十四個人。隨着法西斯蒂毒手的逐漸侵入匈國，德國公使館的人員也日漸增加，到今年四月，竟增加到五百四十人的驚人指數！儼然是一個政府機關。匈牙利在形式上雖然獨立，政府裏雖然也設有各部，但是實際上，匈牙利政府不是在匈牙利的總理官府裏，而是在德國駐布達佩斯特的公使館裏。德國公使是匈牙利真正的執政者。公使館控制全國，館內設有各部，和匈牙利政府的各部一樣，無怪乎需要五百四十人辦公。間諜中心也設在公使館。此外，德國在匈牙利還沒有許多商會，「文化」團體，電影機關，旅行社，以進行法西斯宣傳工作。

匈牙利變成法西斯德國順從的，被剝削的殖民地，匈牙利人民的整個生活是服從德國的利益，柏林來命令，應該給德國貢獻多少麵，多少肉，多少油，多少糖，匈牙利農民應該生產什麼農作物。每一個匈牙利人分多少口糧，也由德國法西斯蒂規定，匈牙利人吃的麵包裏面應該攪和百分之幾

的玉蜀黍，百分之幾的馬鈴薯，也由他們指定。匈牙利農民要把多少份收穫獻給德人，也由他們規定。

由匈牙利搜括食物，也由五百四十人的德國公使館辦理。食物用火車一列一列的運往德國。一九四〇年德人強奪匈牙利農民牛羊十一萬頭，豬二十九萬一千隻，肉類一萬九千七百十噸，小麥七十八萬二千四百噸，脂肪七千一百六十噸，及其他等。當地居民只得食用馬肉，而馬肉的價錢也漲得勞動人民無力購買。

匈牙利只烘焙一種標準麵包，其中攪和百分之二十五的馬鈴薯，百分之二十的玉蜀黍。但就是這種「標準」麵包也是依照限額發給，不能自由購買。例如在馬爾斯多德省，每人只發給麵包三百公分，飯店裏公賣八十公分，麵包烘成之後，過了一天才準出售。其他食物和各種工業品也施行限制。

德國法西斯蒂的匈牙利從屬們把城鎮的食物搜括乾淨之後，又派武裝隊伍到鄉村裏去徵收殘餘的食物。

德國法西斯蒂和匈牙利賣國政府締結所謂「農村經濟合作」條約，無情的搜括農產物。從匈牙利南部邊境到布達佩斯特的鐵路線上，各車站都急忙裝載新收割的穀物，用軍隊保護運往德國。

動員之後，農村人少不夠，當局用集中營犯人和失業工人替代，但工作速度緩慢，監工的憲兵日夜督促他們做工，用殘暴的手段懲罰他們。多處僱農因工作艱重，日夜沒有休息，而工資又很少，舉行罷工。農民大都不願把穀物交出，當局派討伐隊下鄉搜查和懲罰。農民為反抗起見，把濕

穀繳出，使之中途腐爛。畢赤城有一列火車準備載穀運往德國，一夜之後，車箱上出現「一公分都不給可恨的納粹！用子彈代替麥粒！」等字跡，早晨大眾婦孺集合在車子面前，眼淚汪汪的望着希特勒黨人運走他們的穀物。

匈牙利早已採用代用品麵包，但多不能下嚥，所以民衆都盼候新麥上市，但新麥收割後，竟被運往德國，民衆的憤怒可以想見。去年匈牙利的收穫只有二千萬公担小麥，今年不足一千六百萬公担，遠不足本國的消費，更不用說運往德國。依照「農村經濟合作」條約，給德人送去麵麥，馬鈴薯，肉類，其數量適巧使匈牙利幾乎完全不遺剩這類食物。匈國飢荒的嚴重，可以想見。

匈牙利的全部工業都在德國手中，德國軍事專家控制匈牙利各工廠。所有匈牙利的鐵也在德人手中，把所有匈人職員革職，易以德人，各大車站和鐵橋都有德軍駐紮。沒有德軍允許，匈籍鐵路員工不能走進鐵路總局。內河航務的情形也是這樣。報紙和司法都服從德國的利益。匈牙利「國民軍」早已由德國「顧問」指揮。匈牙利加入蘇德戰爭後，軍隊完全由德軍司令部指揮。

德國搶掠者把工業原料掃數運走，因原料缺乏，大多數工廠停工，失業工人激增，最近幾月被拋到街上來的失業者，即達一萬人。佔領當局在布達佩斯特為「沒有正業」的設勞動義務營，被拉去做工的計有五千人。全國各地也設立同樣的義務營。

匈牙利人民反對和蘇聯作戰，他們對於蘇聯向來十分同情。開戰前幾月蘇聯把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旗幟送還匈牙利，這一友誼行動，引起匈人的廣大感激，布達佩斯特舉行幾千人的大示威。五月裏，布達佩斯特市集的蘇聯之部，更形成表現蘇匈友誼的中心，去參觀的人在一百萬名以上。驅使這樣的人民去進攻蘇聯，在前綫，在後方，自然要發生許多反抗的鬪爭。

匈牙利賣國的巴多斯政府向蘇聯宣戰之後，整個布達佩斯特，該城的工人區和國內若干工業中心，立刻出現傳單，號召匈人反對對蘇作戰，並且列舉許多破壞行動，是他們（指發傳單的人）做的，號召民衆和他們共同行動，爲解放匈牙利民族而鬪爭。這傳單引起全國的騷動，成爲城鄉人民祕密討論的題材。

據最近由匈牙利到伯爾尼的人談，東綫匈軍損失慘重的消息，很使居民不安。近來匈牙利大肆捕人，被匈牙利警察逮捕的一萬二千名反法西斯蒂份子，現被送往喀爾巴阡山的集中營裏。

最後，我們用兩個小插曲來結束這段敘述吧。

據日內瓦報紙登載最近由布達佩斯特回去的記者說：匈牙利藝人衝破嚴格的檢查網，進行種種反法西斯宣傳。例如某馬戲班演員，向衆宣佈，他也和關老一樣，囤積食物和貨物，用許多使人發笑的話，說明他所藏的麵包是在一個箱子裏，最後驚慌的宣佈，他的囤積品不翼而飛了，費盡力量，從箱子裏捉出一隻紅髮的大蟑螂，觀衆報以如雷的掌聲，並雜以歡呼。原來在匈牙利把「普魯士人」喚做蟑螂。演員說：「是這無恥的蟑螂貪嘴蟲，吃去我所有的存糧，連一絲都不剩下，現在我只得餓死了！」

布達佩斯特流行着一個小劇本，是由一個捷克演員演的，他裝做在捷克巴拉加打電話，喊叫捷克姓名，其中有一段對白是：

「喂，你是誰啊？是自由先生嗎？」

「這裏沒有自由！這裏只有日耳曼人！」

這種演出最受歡迎，當局也禁不勝禁，因爲禁掉這個，又有新的出現了。

芬蘭

芬蘭自獨立存在那天起便仇視蘇聯。一九一八年芬蘭統治者把自己的國家賣給威廉德國，請德國遠征軍在台戈爾次領導之下，鎮壓芬蘭人民，他們當時甚至於要把德國愛琛親王腓特烈卡爾做芬蘭的國王。後來幾年，芬蘭反動的資階產級一直鼓吹仇視蘇聯，孟納興黨徒用造謠，陰謀與破壞去進攻蘇聯，把對國對民的叛變變為個人自肥泉源。今日芬蘭的統治者一批廠主和森林主，他們在德國法西斯蒂的幫助之下，把芬蘭造成進攻蘇聯的最前綫的重要堡壘。前年的戰爭擊潰了他們侵略的鋒芒，但後來又違反和蘇聯所訂的和約，用德國錢，籍德國工程的幫助，把芬蘭又變成進攻蘇聯的根據地。開進德國的軍隊，運進德國的武器，把芬蘭工農作為炮灰，孟納興率領其徒衆又和德軍一同進攻蘇聯。

政府機關報「烏西蘇奧米」要求政府加入「軸心」。該報甚至醜不知恥的說，芬蘭應該做德國的被保護國。芬蘭法西斯黨「拉普阿斯」叫囂附和，要求除了該黨之外，解散一切政黨，取消國會，建立軍事獨裁。

開戰之後的情形怎樣呢？前綫戰死幾萬芬蘭人，後方人民瀕於饑寒凍餒的絕境。孟納興元帥及其瓦爾列尼斯，馬爾貝爾格等將軍們，以及總統總理達納爾和劉基們，不管他們怎樣大聲疾呼的要建立什麼「大芬蘭」，宣傳什麼芬蘭的偉大，仍舊不能安慰了芬蘭人民。全國即使舉行什麼「統一節」，高唱什麼「努力使德芬戰勝，征服東卡萊里亞，戰勝布爾雪維克」等鬼話，人民還是裝聾作啞的毫不為動。

國內最嚴重的自然是食物問題。今冬已經是芬蘭渡它的第三個「饑餓之冬」。天旱晒焦了田禾。農村人手寥寥，即使田裏殘留些什麼，也沒有收獲。存糧已經用盡。不能指望從什麼地方會有援助來。丹麥和瑞典的食物，首先是運往德國，芬蘭當然沒有份。物價很高，白菜每顆十二馬克，馬鈴薯每公斤六馬克，這是一個工人兩天的工資。烏鴉和海鷗也已成爲珍品，

瑞典「阿爾別達林報」載：「芬蘭站在饑荒的邊緣，食物店裏空無所有，芬人現在連限定的餓肚的口糧都難於經常領到。魚和馬鈴薯（現在居民的基本食物），每天要排列長隊候領。只能領魚五百公分。而且價錢很高」。

瑞典斯德哥爾摩「達根斯紐赫德報」載，芬蘭因戰爭和殘餘食物被徵發給軍隊，食物發生嚴重問題。芬蘭「胡烏斯達布拉特報」要求奪取農民最後存糧以救濟都市居民。

芬蘭「赫爾辛基·達格布拉特報」載供給部長談話，今年收獲非常不好，芬蘭處在艱難的食物狀況中。輸入也沒有可能。又「社會民主報」載，芬蘭馬鈴薯價格漲高二十倍，

英國「每日郵報」斯德哥爾摩訪員報告瑞典觀察家都認爲今冬芬蘭若沒有外國輸入食物，便不能度冬而德國和瑞典都不能幫助它。芬蘭不能長期經受緊張戰爭，前綫損失慘重，使民衆惴惴不安。現在芬蘭肉和油已不能得。魚也很難買到。物價的高漲，難於相信。自六月以來，蔬菜價格漲高百分之五百。

以上這些零碎的報道都說明今冬芬蘭在食物方面的危機。

芬蘭處在兩重壓迫之下——德國法西斯蒂的和本國叛徒的。異族主人在芬蘭爲所欲爲。前綫回來的兵士述及德軍和芬軍發生衝突事。孟納興會特爲這事到德軍戰區調解。

芬蘭人民反對和蘇聯作戰。據瑞典「阿爾別達林報」載，芬人毫無鬪志，「紐達格」報載，芬人統一之說，和孟納與大勝之說，同樣迅速破產。現在芬蘭街市和廣場上，工廠和作場裏，人們公開談論必須推翻反動政府。

許多職工會舉行會議，通過反對對蘇作戰的議案。參加會議的人要求取消反動的非常法令。卡萊利亞移民中的騷動和工廠中的罷工，始終不停。芬蘭最大的「克萊東·伏爾康」工廠的罷工已經持續幾月之久。達壁爾城的五金工人，建築工人，皮鞋工人也罷工，沙伏林城的油刷工人，赫爾辛基的五金工人，士爾古的建築工人都舉行罷工。達壁爾城和波里市的二萬織工要求改善待遇。士爾古城「維林」冶金工廠工人也起而保衛自己的權利。卡萊利亞人舉行抗議集會，要求救濟。

「對蘇友誼與和平之會」最近數月中會員增加到五萬人，顯然證明人民的同情蘇聯。全國有分會一百三十多處。該會會報「卡桑。沙諾馬特」在民間非常出名，定戶二萬七千人，讀者數萬人。芬蘭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社會民主報」銷數却從二萬五千減到九千份。該黨在芬蘭為最大政黨，不過只有黨員三萬人。

該會舉行的羣衆大會，常有幾萬勞動者出席。和芬蘭白衛軍雖然屢次殘酷進攻，仍不能擊毀這一民衆運動。在赫爾辛基，該會舉行破法西斯黨人射死的一會員的出殯遊行參加者四千人，該會代表在追悼會上演說，誓以任何犧牲達到對蘇和平與友誼。惟有對蘇友誼，才能挽救芬蘭免於凍餒，免於戰爭，免於奴役。

西班牙

在美國雜誌 The American Mercury 上發表一篇「弗郎哥西班牙印象記」，作者把遊歷西班牙所見，撮要報告世人。他說，旅行的人一到西班牙，第一件事情是看到一羣看守國境的兵，其次則是向旅客乞討的衣衫襤褸的老弱婦孺。在這些人羣中時常閃爍着穿着保護色制服的德國秘密政治警察，他們和西班牙當局一同相當查驗入境旅客行李和證書的工作。

「德國秘密政治警察和乞丐，這便是弗郎哥西班牙可以誇耀的一切……西班牙陷落到絕望和經濟恐慌的無底洞裏去了」……該文作者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他又說：

「德國和義大利所以干涉西班牙內政，與其說是由於思想上的考慮，不如說是目的在於把西班牙變成它們經濟上的殖民地，使西班牙完全依存於它們」。

西班牙直到現在雖然還沒有參加戰爭，但是它實際上已經完全被德義佔領——更準確些，完全被希特勒的德國佔領，參戰與否，只是要依照希特勒指揮部的意思，那樣更有利於它的戰爭的進行。因為實際上，一方面西班牙的工農業和經濟已經服從德國的戰時利益，另一方面西班牙正在加緊準備戰爭，以便隨時參戰。下面不妨舉此事實。

據前文作者說：「德國劉夫特岡士公司的鐵鳥每天輸送大批德國『旅行家』到西班牙去。巴塞龍納，馬德里和其他城市的街上已經充滿着戴萬字章，和西班牙弗郎哥軍官互致法西斯敬禮的德國人了。」

據墨西哥出版的西班牙報紙「西班牙民報」載，西班牙現有八萬名以上的德人，他們大都用西班牙工廠的工程師，專家，顧問的名義入國。此外，更有二萬名左右公開的和秘密的德國政治警察侵入西國國家機關，特別是外交機關和報紙。

四萬德國兵士穿着軍裝是用旅行家的名義，像潮水似的湧進西班牙。一萬五千名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到西班牙「作客」，但是「作客」竟作了半年多。幾百名軍事顧問和專家在西班牙軍隊中指揮着一切。還有許多企業，連軍火工廠都在內，實際上現在是由德人控制的。例如萬冷諾省的製造高射砲、長射程岸防砲的八個大企業，德國工程師起着領導作用。萬冷諾的「三公多」冶金工廠專為軍火工廠供給技術設備，是完全屬於德人的。生產軍用無線電和電汽用具的「馬爾可尼」工廠，形式上被國家接收管理，實際上是在德人手裏。

桑·塞巴斯江市也可以遇到很多德人，他們帶着行軍灶同來，把行軍灶簡直就按置在街心。

據Hans Heir在The American Mercury上發表，西班牙有德國探員和技術人員十萬人，義大利探員四百萬人，德國工人二萬五千人，義國工人四萬四千人。

據Alvares del Vajo在Nation雜誌上發表：「這些德國人來西班牙不僅是研究怎樣用減少人體經常所需食物的方法以建立法郎哥哥所謂新秩序。不，他們還有別的工作，他們的任務是在於組織警察，把西班牙人民置在秘密政治警察的鐵蹄之下，否則西班牙人民早已要暴動叛亂了。此外，他們還負着另外一種軍事性質的任務。他們整理那些通達直布羅陀和摩納哥的道路，為將來更廣泛的展開戰事，進行準備工作」。

在德人統治之下，西班牙人的生活怎樣呢？自從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共和國被淹死在血泊中以來，弗郎哥便大聲疾呼的向全世界宣告，「西班牙將實現偉大的建設計劃，發展工業，建設公路，改造農業」。

這「偉大計劃」自然是要實現的，不過是必須依靠德義「友邦」的援助，把西班牙改造成德

義的經濟殖民地。

然而現在還和從前一樣，西班牙城市仍舊站立在瓦礫堆裏，農村經濟也蕩然空蕪。所「改造」的僅僅是用大刀闊斧的手段把小農的一萬二千英畝土地奪去交給地主。但是西班牙農民不願意再做僱農，拒絕耕種，致使農田荒蕪。

西班牙人民在饑餓着的這一事實，就連弗郎哥黨人也不能掩飾了。時常在大城市的街道上貼出說明西班牙所以窮困的原因，把英美宣佈為罪首。居民每星期發給食糖三小塊，每天領麵包三盎司（約合九十公分），要領到這些微口麵，必須在排長隊伍裏等候幾小時之久，有許多人索性連這些可憐的口糧都領不到。

據The American Mercury 載：「什麼地方去弄麵包？什麼地方去弄烟捲？西班牙城鄉裏所談的都是這些問題。許多地方，例如多列陀省和南方各省，已經看不到一隻貓，一隻狗——都給居民吃掉了」。

據國際紅十字主席克洛克特說，西班牙的阿爾巴斯特和阿爾梅里，大部分居民已經吃草。

據統計，西班牙現有失業工人和乞丐九百萬人。

希特勒黨人在西班牙却不要擔心受饑挨凍，他們享受着特權，要什麼就有什麼。旅館和飯店裏擠滿着這些特權份子，他們化用的是德國馬克。馬克和西班牙錢幣一樣通用。隨着馬克的通用，還有一點，也是接踵而來的佔領特點——德國話，通用德國話，成爲和在被佔領的巴黎一樣的現象。

民怒沸騰，仇視政府，騷動時起——自然是必然的現象，據一個由西班牙逃出的外國女子在美
國Nation 誌雜上發表說：「甚至於那些情緒最溫和的西班牙人都說，禁錮在監獄，集中營和送去

作強迫勞動的人共有二百萬人至三百萬人。到過西班牙之後，給人留下最强烈的印象是民衆憎恨的政府、政權的絕對不穩固和無助，被壓迫人民的苦況，民衆挨俄和受警察追逐的慘狀」。

作者又說：「拷打和死刑，是監獄和集中營裏的普通現象，把所有被拘的人集合在院子裏，當着他們的面，鎗殺他們中間二十名『想要逃走』的犯人。犯人生活不合衛生，一天只吃二次腐爛馬鈴薯」。

兩年來法西斯統治的結果便是這樣。但是兩年來西班牙的內戰也並沒有停止。

德國軍官每一步都在侮辱西班牙人，有一次幾輛載有德國軍官的汽車開過林吉里亞城，他們致法西斯的敬禮，西班牙人沒有回敬，於是德國軍官便用鎗械威脅他們，強迫他們致敬。另一個地方，德國軍官毆打一個商人，因為商人沒有讓他沒有領物證強領馬鈴薯。

德國人把西班牙麵麥運回本國，雖然西班牙已經鬧着饑荒。西班牙人因此更加仇視德人，時常和德人發生衝突。

據最近由西班牙逃到倫敦的人說，對於弗郎哥政府的不滿，幾乎在居民的各階層都可以看到。一個加里西的水手說，居民對於蘇聯的反法西斯鬥爭，寄予很大的希望。西班牙法西斯蒂企圖徵募志願兵開往蘇聯作戰，結果完全失敗。人民都知道，終有一天法西斯蒂會把西班牙拖進戰爭，所以大家都想逃到山裏去。有些則說，如果迫使他們去戰爭，他們便跑到蘇聯人方面去。他又說，西班牙城市裏的牆上時發現「俄國萬歲」的標語。他在拉可魯尼城看見特別多。

據比里堡來人說，該處法西斯黨最近企圖舉行反蘇示威，但沒有成功，但爲了掩飾場面起見，把咖啡館裏所有的客人都驅逐到街上排在示威隊伍裏。

他們說，即使有人報名加入所謂志願軍，他們的目的只是爲了逃出西班牙的地獄，遇到可能時跑到紅軍方面去。

據合衆社馬德里電，西班牙政府發佈命令，禁止一切政黨活動。國內大捕反法西斯黨人，梅里特城軍事法庭審問五十名反法西斯者，三人判處死刑。據瑞士報載，西班牙國內情勢緊張，一方面由於政治上的恐怖事件，另一方面是由於經濟上的饑餓緣故。

正如 *The American Mercury* 所說的那樣：西班牙雖然還沒有處在公開暴動的狀態之中，但是成千的細小的徵象，已經表明，星星之火正在準備着燎原之勢。

本文本擬把德國和義大利的現狀也包括在內，因爲它們雖在掠奪別的國民，但是它們的人民實際也處在和被佔領國人民同樣的境地，甚至於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義大利，它簡直已成爲德國的附庸，它和法國、羅馬尼亞同樣成爲被佔領國。但因本文過長，而且現在又可以搜集到關於這兩國現狀的更新的材料，所以決定另行爲文，以後獨立發表。

——作者附誌。

關於「孝」

陳伯達

九一八後，×寇和漢×鄭孝胥傳儀之類，在東北大倡「旌表孝子」，×寇進佔華北後，又和漢×們在作弄這類的勾當，國內某些人也很少不得有點唱變簧的樣子。這樣，這個老問題還是值得重新來說一說的。

孝——是封建社會的根本道德，是封建社會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經地義」，是各種封建教條的樞紐。什麼是孝？孝的教條，在封建社會中，就是守舊主義，就是像「孝經」上所說的：不是先王所製定的服裝就不敢穿，不是先王所規定的德行就不敢行。

在封建社會中，孝的教條之大成的創造者，是孔丘先生。他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他認為：「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不變更父親和祖先的規矩，這就可以叫做孝。從天子到平民，都要各自按照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尊奉祖先的規矩和道德。違反祖先的規矩和的道理，那就是大不孝，不孝就是叛逆，而對於叛逆，就是「人人得而誅之」。「中庸」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既然「人之行，莫大於孝」（孝經），而孝的意義又是要善於繼志述事，那末，推廣來說，一切做人的標準，只能是按照舊的標準，而不能按照新的標準，只能有舊，而不能有新，這也就是只得向後看，而不能向前看，就是只得前有古人，而「後無來者」。惟其是這樣，所以，孔丘先生的信條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所謂大聖人也者，尙且要限於這樣，一般小民，自然就更不允許有其他了。在這裏，一切創造和反抗，就是不能許可的。不能反抗，不能創造，不能越軌，一切爲着祖先，爲着過去，沒有將來，而且也沒有現在。由封建社會的孝的教條看來，現在只是過去的奴隸吧了。」

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礎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結合，家庭和農村成了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的基本單位。不論在農業上或手工業上，經營的方法是父子相傳和祖孫世襲的。由那種古老的生產方法所製成出來的一件衣服，甚至可以穿到幾個世代。祖傳和祕襲既然是封建生產方法的特色，所以，社會上就流行了關於守舊的習慣，崇拜各種古董；人們養成一種食古不化的意識：凡是祖傳的就是好的，非祖傳的就是不好的。這種封建經濟結構就是「孝」的思想基礎。馬克思說過：「這些閉關自守的社會，無論其怎樣純良，牠們始終是東方專制政體的穩固基礎，牠們使人的理智拘泥於最狹隘的範圍內，把理智變成迷信的馴服工具，使牠服從傳統慣例，使牠不發生什麼影響，使牠不能努力於歷史上的活動。」自給自足的小天地把人們的眼界限於那樣的狹窄，把人們的眼界限於那家庭和宗法的農村裏面，所接觸的是父親和祖先的衣鉢，所看到的是自己父子祖孫兄弟的關係，這樣，代表守舊主義的孝，就成了最高的德行。

和這樣封建的孝相反的，如創造，反抗，革命，冒險，進取，奮鬥，這些當然是罪惡的。孔丘先生說：「父母在，不遠遊」。離開自己的家庭，成了不孝的罪惡的一種。「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因此，人們就只好安分守己，只好明哲保身了。

封建社會的孝是守舊主義。子孫的獨立性格是沒有的，他的身體是屬於父母的，他的人格也是屬於父母的。子女只是父母的農奴。父母把子女當成自己的附屬品，可以盡量奴役他，剝削他，甚

至吃他身上的肉，還是絕對應當的。一方面，說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但另一方面，則割身上的肉給父母吃，或者冬天臥到冰河裏面去找鯉魚給父母吃，那又被捧為應當旌表的德行。

儒家是把「孝」蒙上一層神祕的色彩的，好像「孝」是一種什麼超物質的，不可捉摸的，「聖潔」的東西。可是，究其實，搗穿西洋鏡，封建社會中孝的關係，不過是簡單的老子吃兒子的物質關係。孔子就說：「今之孝者，是為能養」，這也就是要兒子養老子，才是孝。儒家第一個著名孝子曾考，就是因為他能養老子，「必有酒肉」，並且他當老子吃完的時候，如果間酒肉還有得剩沒有，他一定要回答說，還有。因此，他就得到了孝子的大名。孟子說，事親如像會子這樣，就算得是可以的。這樣，事情亦就不難明白了，老子要把兒子當做自己的附屬品，沒有別的祕密，就是因為老子要吃兒子。

正因為是要吃兒子，所以，父母在「孝」——這個天經地義的名義下，只把子女看成家庭的人，而非社會的人，他可以無限佔有子女，並叫子女把社會人民的利益都服從於自己父母的利益，而不能讓社會佔有自己的子女——更不能使父母的利益服從於社會的利益，這就是孟軻先生所說的：「孝子之至，莫大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于以天下養。」把天下來供養父母，這就是孝子的最高德行。但是，假如那尊親是有違反別人和天下的利益，就應該怎樣辦呢？按照孔子的說法，就是：父親要掩蓋兒子的醜惡，兒子要掩蓋父親的醜惡。按照孟子的說法，舜做天子，如碰到他的爸爸瞽瞍殺人的時候，那就應該把天下棄得像破鞋子一樣，偷偷地背他逃走，儒家的正宗之一——朱熹註說：「……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又說：「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

爲大」。不但由於父母的關係，可以犧牲別人和天下的利益，而且由於家庭中其他的人的關係，都可以同樣辦。關於這點，最好再舉「孟子」篇內，萬章問孟子關於舜封他弟弟的一段事情：

萬章問曰：舜流苦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之不仁，封之有痺，有痺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孟子回答）：仁令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痺，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自己的歹爭做好，別人家的好爭做好；只要自家有利，就不管別人有害，而且可以利用各種巧辯，來證明自己的一切罪惡都是好德行，這是很壞的損人利己主義，由於這種很壞的利己主義出發，孟子痛罵了墨家的兼愛主義。痛罵他們主張「愛無差等」。孟子說墨家主張兼愛是「禽獸」。却把自己這種損人利己主義當成神聖的道理。然而究竟是那罵主張兼愛爲「禽獸」人的，接近於禽獸呢？還是那主張兼愛的人，離開了禽獸比較遠些？

這種孝的道德完全和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符合。封建社會中父子的關係就像君臣的關係，就像封建地主和農奴的關係，「孝經」把這點表演得很明白：「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關於這點，前年拙作「孔子哲學思想」會寫過一段話，不妨在這裏重復一下：所謂「邇之事父」便是孝，「遠之事君」便是忠，這亦就是：在家盡孝，在君盡忠。家庭是封建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中父與子的關係，成了社會中君與臣的關係之基礎。因此，「忠」與「孝」在封建社會中便成了有機的一體，孝就是忠的縮影，忠也就是孝的放大。子女的人格和身體從屬於父母，這只是封建社會農奴制度在家庭中的表現罷了。

在家庭中利用孝的道德——養成他一種奴隸的性格，那末，使他對於剝削者就不敢反抗和謀叛，這是一切暴君、汚吏、土豪、和儒生所以鼓吹孝的祕密。「大學」說：「孝者所以事君也」，既然子女只能是父母的奴隸，老子應當吃兒子，那末，農民做封建地主的奴隸，封建地主吃農民，不也是天經地義嗎？所以，學習事親的道理也就是等於學習事君的道理。從來士大夫間流行着一句話：「忠臣必求孝子門」。所以，提倡忠君，就不能不提倡孝親，因為忠臣的所以「必求孝子門」，是由於「忠臣必出孝子門」的。

封建統治者所關心的，正如孝經所說的：「高高在上而沒有危險，這就是所以長期守住他的貴的地位；財富裝得滿滿的，而不外流，這就是所以長期守住他的財富的地位；富貴不能離開他的身，而後能够保住他的江山，而叫人民馴服下去。這就是諸侯的孝道」。「孝」的道德歸根到底，就是在於使封建統治階級得長期保守富貴；這點，「論語」記載有子的話。說得更真切：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一犯上作亂」所指的是什麼呢？就是指的推翻封建統治階級的富貴，推翻封建，統治階級的財產制度。代表封建階段的儒家是想要避免這樣的危險。不過，歷史的規律，是不服從封建統治階級及其奴才們的主觀設想，那却是明白的事。

孝弟的教條既然是反映了封建農奴制度，所以，統治階級主要地是拿孝弟來責備小百姓，而在統治階級的營壘中，却又是沒有孝弟的純潔這回事的。在統治階級的家庭中。時常充滿了流血和污穢的事情。且不說春秋戰國吧，那是一個比較爲大家所熟知的統治階級中盛行「子弑其父」的時代，這裏說說別的朝代的個別例子。隋朝一個皇帝——煬帝就是弑父自立，並且是把父親的姨太太做

自己的老婆的。或許有人說，他本人是昏君。但唐太宗總是一「賢君」了吧：可是他就因為弑兄而得到了皇帝的位子，宋太宗也是有這種嫌疑的，可是他的大臣趙普還以半部論語來幫他「治天下」的呢。還有別的有趣約，便是那個注「孝經」並給「孝經」做序文的唐明皇，竟公然霸佔了他兒子的老婆做老婆（即楊貴妃）；而當他落難的時候，他的另一個兒子又不管父親如何，自己便當起皇帝來。所以封建統治階級的提倡孝，一方面叫人民當奴隸，另一方面却又正是來掩蓋自己父子之間一切的流血和污穢的關係的，流血和污穢的社會制度，就必然產生出統治階級這種流血和污穢的家庭出來，而「孝」的虛偽在這裏亦完全暴露出來了。

x

x

x

x

任何道德的規律都被社會經濟結構及政治的鬭爭所規定。社會生產力和政治鬥爭在各種程度上的發展，不能不在各種程度上動搖舊的道德教條，同時，在這動搖前面，剝削的統治階級還會來一個更大的反動。宋明儒家重新在各方面強調封建的道德教條，正是在某種程度上的動搖前面，來一個更大反動的高潮。可是歷史又注定了這種反動在一定的日子必要滅亡。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受了最大的震盪了。閉關自守的中國變成世界的中國了。舊的生產方法在解體，舊的道德教條終究缺少靈應了。太平天國這支粗野的農民軍隊，首先給封建舊教條以深重的打擊，宣稱：「天下凡間……實為一家，天下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女人，盡是姊妹之輩……」。這樣，被孟子所咒罵為「禽獸」的，墨子關於「愛無差等」的思想，又重新吐露了新的光明了。孝弟的封建舊教條被震盪了。這就使得劊子手會國藩痛哭流涕起來了，說是：「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關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

能袖手坐觀……」。太平天國被名教的保護者——會國藩李鴻章之流——請了信奉基督教的白種軍隊所鎮壓下去了。原來保護名教的人，同時就是拜外國人做祖宗的。原來那些把基督教作為太平天國的不赦之罪的，待需要的時候，也就不顧一切，跪拜在外國的基督教徒的面前，請他們來剿辦本國的基督教徒了。可是，雖然太平軍被鎮壓下去，雖然會李之流以為這樣就可以「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久，一個從士大夫名門出身的讀書人又居然一聲喊起「衝決倫常之網羅」來了，這個讀書人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他否認了三綱，同時也否認了五倫；他說：「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在這裏，孝就不存在了。這樣，作為封建基本道德——孝，就被否認了。譚嗣同固然是名門出身；但是，他不滿意中國的舊經濟結構，他主張中國的工業化，他認為：「西國之治，一旦軼三代而上之」，就是出於「機器」的發展；他痛惡中國的舊政治制度，痛惡「君主之禍」，提倡「民主之義」。他這樣沉痛地說過：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洩萬民之恨。朝鮮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為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夫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創造民主之義，末能奇也。朝鮮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國，而亦為是言，豈非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忍受耶？」（「仁學」）

由於他反對舊經濟結構和舊政治制度，所以他這樣指出：「古而可好，何必為今之人哉？」所以，他在思想文化的領域上就痛斥了舊教條的不合理。他認為那舊時所謂「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是一種箝制的法術。「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輓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乃得以責臣子曰：爾胡不忠？爾胡不孝？是當放逐也，是當誅戮也。」孝——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

，在這位啓蒙偉人的眼光中，就成爲罪惡的代名詞了。

在五卅時代，許多啓蒙人物都對於「孝」下了攻擊令。其中特出的人物，如一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氏，更尖刻地揭穿了「孝」在過去歷史上的作用：他引出了「莊子盜跖篇」所責斥孔丘先生的話：孔丘爲「魯國之巧僞人」，「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吳氏指出了儒家「藉孝弟以保持祿位之隱衷」，指出了一「孝弟」教條與專制政治的聯結。

是的，毫不足怪的，既然民族在舊封建制度下成了落後而且陷於滅亡危險，既然祖宗的封建生產方法不可能照舊支持下去，既然新經濟生活的出現迫得人們要棄家離井，或到城市，或到國外，去獨立地謀生活，既然中國人的眼界從自給自足的農村小天地和坐井觀天的家庭，轉向到天下，到世界，既然守舊主義是封建閉關自守時代的東西，爲生存所不容許，那末，反映那些舊東西的封建教條，也就要動搖不能存在。可見所謂「天經地義」，只是那些「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儒家的「搖唇鼓舌」：而不能經得起歷史發展的考驗的。

像譚嗣同吳虞氏以及過去一些啓蒙人物，他們對於孝的教條所進行的鬭爭，也就是革新主義與守舊主義的鬭爭。在一定意義上看，他們的思想乃是代表歷史所出現的資產階級革新派，正因他們是資產階級的革新派，所以他們的宇宙觀和社會歷史觀，也有其一定的界限。他們都是歷史唯心論者。他們對歷史的了解是顛倒的了解，以爲倫常的教義決定了社會的生活，而不是社會的生活決定了倫常的教義。他們不了解「孝」的舊教條是建立在封建地主剝削農民的生產關係基礎上面，是各種形式的農奴制度的反映。他們不了解打擊封建舊教條的真正基礎，是在推翻舊的封建經濟生活，是在於把那過着最悲慘的奴隸生活的農民大眾從封建生產關係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們反對孝的舊教

條，固然是反映了歷史生活的新發展，是反映了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新要求，然而他們並不能自覺地理解這種聯結。同時，對於孝的態度，也不能做到最後正確的處理。

x
x
x
x

共產主義者從歷史生活的發展來了解問題：舊教條是從一定歷史生活的基礎上出現的，也會在另一種歷史生活的基礎上面被否定。共產主義者否認不變的道德，更否認奴隸的道德。

共產主義者反對守舊主義，反對利己主義：一方面反對封建主義的守舊主義，另一方面也反對資本主義的利己主義。在這種態度下，老的問題才完全得到解決。

共產主義者把道德服從於人類解放的鬪爭。服從與於將來的鬪爭。他們面向將來，而不是面向過去，面向人類子孫將來的偉大幸福，而不是面向個人祖先的祭祀。他們根據無產階級及一切勞苦羣衆解放的新標準，根據民族解放的新標準，根據人民利益的新標準，根據歷史前進的新標準，來處理道德的問題，同樣來處理孝的問題。像封建時代把父母子女間的關係，當成封建地主與農奴的關係，這是共產主義者所反對的；同時，像資產階級時代把父母子女間的關係當成純粹金錢的關係，彼此相待冷酷如路人，這亦是共產主義者所反對的。像封建時代爲自己父母兄弟的利益，就可以把天下棄得像破鞋子，這也是共產主義者所反對的；同時，像資產階級時代爲自己個人的享樂，就可以把父母兄弟棄得像破鞋子，這也是無產主義者所反對的。封建時代把家庭變成監獄，資產階級時代則把家庭的本來醇樸關係拆散得很悲慘和七零八落，這都是階級社會的一定生產關係所造成的罪惡，而共產主義者則是以解放和消除這種罪惡當成自己責任的。

有人說：共產主義者是主張毀滅家庭和殺害父母的，這是很可笑的。上面我們已經提到過去封

建統治階級父子之間的流血關係，這裏可不再說。事實上，像×寇的殘殺洗劫，像剝削者的無盡貪婪。就弄得多少善良人民的家散人亡，妻離子散，父母子女互相丟棄在道路上，而變成餓殍。實行毀滅人們家庭和殺害人們父母的主張的，就是他們，而共產主義者却是要挽救這種人間悲慘的浩劫。當抗戰前夜，北平青年引起一個新的啓蒙運動的潮流，在各大報上和刊物上從事批判舊封建教條——如「忠孝仁義」中所含的毒素（這些毒素正爲×寇所利用來麻醉我們同胞）。一個大學教授就像煞有介事地揮起他的手臂，叫罵他們的「不要父母」，說他們是「梟獍」。事實上真正是「梟獍」的人，不是主張批評舊教條的北平青年，而倒是那些摧殘北平青年，來便利×寇和剝削者去破壞和掠奪人們家庭的人；爲着叫人類不至變成「梟獍」，正是要和這種人做鬥爭的。

共產主義者主張合理孝敬自己的父母，合理友愛自己的兄弟，尊重獨立的人格，不自私，不盲從。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性，互相勸勉，來從事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共產主義者不主張因爲父母兄弟的私利去妨礙爲人類解放的事業而奮鬥，同時在從事解放事業的鬥爭上，如果有各種可能，就要關心，設法幫助父母兄弟生活的需要，並幫助他們的前進。（十九年來，我們看到了不少共產主義者對於這點表現了人類最崇高的德行，魯迅是其代表之一。）共產主義者認爲：能爲民族和社會的解放事業奮鬥到底，奮鬥到死的，才是真正的孝子慈孫，同時，在不妨礙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這也就是營救普天下被壓迫的父母生活的苦難）的條件之下，假使有某種可能去注意減輕自己父母生活的苦難，而竟然掉頭不管，那也是遺憾的共產主義者。

共產主義者要創造普天下一種最合理的，親愛的完全新式的家庭生活，在那時，父母子女兄弟的關係將一定是最美滿的。可是共產主義者不把這點從一定的社會關係離開出來，白做這種幻想。

這種普天下幸福的新式家庭生活，只有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只有消滅階級的存在，只有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才能達到。那時將有最合理、最崇高的孝弟的美麗道德，因為那時有最合理、最崇高的社會間的美麗道德。

讓守舊的、自私的、奴役的、吃人的、盲從的「道德」死亡吧！創造的、博愛的、解放的、獨立人格的、自覺的道德萬歲！

西班牙在戰鬥中

吳靜譯

西班牙共和國被米西嘉加薩陀出賣到現在已經兩年又六個月了，但西班牙人民大眾却一直

在鬥爭中，而且有種種事實證明這反德義和其走卒弗朗哥的鬥爭，越來越發加緊。

這裏介紹的就是這英勇鬥爭的一鱗一爪。由這些簡短的現地報告中，我們已清楚地看出，弗朗哥的統治是建築在沙地上的。

歐洲和世界的陣線的分裂越來越分明了，弗朗哥的西班牙顯然是站在德義方面，但是兩年

多來，弗朗哥以及他的靈魂蘇納——一個野蠻的劊子手和卑鄙的冒險者，爲什麼竟那樣躊躇，不敢公然與德義共同作戰呢？這幾篇通訊正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誰都可以看出弗朗哥的血腥統治必定可以在短促的時日內被推翻，西班牙的人民大眾是不可侮的。

原文登在本年初英國出版的「世界的消息與意見」上面，應該指出的，所有這些通訊都是蘇德戰爭以前寫成的，現在西班牙當然又是另一番景象——不是鬥爭日趨消沉，而是日趨猛烈的景象，是可斷言的。

亞斯突里亞的來信

不幸和恐怖正籠罩着亞斯突里亞，在這篇從亞斯突里亞區礦工經由里斯本寄到倫敦的來信

中，敘述了盛行在亞斯突里亞的不幸和恐怖。亞斯突里亞人正在遭受着饑餓、恐怖、鎮壓和失業的苦難，然而民衆的騷動也在生長起來。游擊隊在活躍，共產黨也得到了擁護。

這兒是他的信：

在亞斯突里亞是無土可作的。只有礦山裏需要着工人，因為曾經有許多工人被殺死或是被監禁起來。被徵發來服軍役的礦工營，被帶到礦山裏實行強迫勞動。

大概在五六個月以前，住在給約的長槍會的一位頭腦破當地的人民驅逐出去。這人名叫拉可。魯細爾斯的，常把女孩子捉到監獄，強姦之後再把她們鎗斃。另一個長槍會的頭腦，是給約地方的獄長，他因為長槍會的會員常無故將人民拖出監獄鎗斃着玩，被迫自殺了。長槍會和憲兵所規定的節日，常常就是屠殺人民陣線著名首領的日子。

一個月之前，在給約街道上發現了許多寫着「蘇聯萬歲」的傳單。耳語運動漸漸地愈來愈擴大了。山地裏有好幾千游擊隊。百分之九十釋放出來的犯人都來山地裏參加了游擊隊，因為他們恐怕被徵發去參加世界大戰。

在給約的煙草廠裏，有許多女工被開除，於是其餘的女工就組織了一個「互助會」。警察發現了這個組織，把她們判決了十二年到二十年的徒刑。因為害怕羣衆聚集在一起，連跳舞會也被禁止舉行。失業的情形非常可怕。由於糧食的缺乏，到處都發生公然的反抗。

因為搶掠的時期已經過去，甚至連憲兵團和衝鋒隊也難以生活下去了。同時，誰都曉得糧食是運到義大利去的。麵包被限定每天半磅。大塊的麵包裏面只有一點點麵粉，其餘的都是糟糠。

街上只有很少數的青年人，大多數的青年人都被送進監獄裏。許多婦女也都拋棄家庭參加了游擊隊。游擊隊成羣結隊地出來的時候，常常裝扮成憲兵、兵士、牧師和其他各種各樣的人。隨便舉一個例子：幾天之前，他們還喬裝憲兵到過斜魯城，婦女們在鬥爭中扮演着極重要的角色，她們是游擊隊最積極的助手。兵士們都對「紅軍」具有極大的同情，特別是從鄉村來的兵士。年青人都是富於反抗性的，一羣一羣的女孩子到四處去募捐衣着和糧食以接濟游擊隊。

杜魯比亞工廠和所有軍火工人都經常日夜輪流着工作。到處都是德國的工程師，在某些地方，則可以看見德國潛水艇上的水兵，西班牙的港口都被他們用做根據地。

在長槍會或是教會的團體裏，是看不到勞工階級的青年的。起初，童子軍和兒童的團體常舉行遊行，甚至許多父母也都喜歡自己的兒女穿了制服加入這些團體裏去。現在，這種游行已非常稀少，而且也不再有人為牠麻煩了。同樣地，在最初，每逢街道上唱起國歌來的時候，所有的商號都停止營業，每個行人都站着致禮，直待國歌唱完之後。目前，這類的事情已經是再也沒有吸引力，因為人民對於這些事已不大感覺興趣。

在亞斯突里亞是看不到義大利人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在雷望特和加泰隆那却有着很多的義大利人。

凡是有關「紅軍」的消息，都像野火一樣的傳遍全國。當弗朗哥巡視給約的時候，他只停留了半個鐘頭。當他住在考狄羅時。每逢他出外的時候，他所要經過的街上的房屋全部被清除得空無一人，並將所有可疑的人民都召集了來，以做「預防性的逮捕」。

這兒沒有進行任何復興的工作，也沒有地方可以投資。這種事實是不可輕視的——人們不能用

錢買到所須要的東西。這兒沒有石灰，沒有士敏土，也沒有木材等。在亞斯突里亞是有煤的，但是價錢非常貴。

保皇黨和長槍會之間常常發生爭執。雖然法西斯恐怖嚴重阻礙了工人的一致行動，但他們還是多方設法。譬如，有一個工廠裏有着很多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工人，甚至也有一些天主教徒。有一個工人被發覺是憲兵的暗探，於是，全體的工人都抵制他。法西斯統治者中間最使人民憎恨的人物就是蘇納，一般人都說他要弗朗哥做什麼弗朗哥就做什麼。

所有在一九三四年被判決有罪的人們，都一律被處死刑，雖然他們並沒有參加內戰。在亞斯突里亞，最有信仰的是共產黨，不論是在城市裏，或是在鄉村和山地裏都是一樣。不久之前，所有未被逮捕的互濟會會員都被召集了來監禁起來，工人們爲了要獲得工作，都被強制地去參加法西斯工會，但他們都拒絕在法西斯工會裏工作。民衆對於亡命之徒都有很大的信心，極希望能夠由于他們的活動而能幫助推翻現在的統治。他們之中流行一句俗語：『誰能解放自己，誰就是精明的和有好的運氣的。』

爲了對抗民衆對於共產黨的同情之增長，弗朗哥的囉哩們竟宣傳帕生哪里亞（著名的西班牙女共產黨員——譯者）是德國的間諜。

亞斯突里亞的農民的一切東西都被徵發了去了，他們都信賴『紅軍』，並希望能改變目前的情況。有許多從前屬於右派的人，現在因爲遭受壓迫的結果而變成了『紅軍』。不久之前，所有長槍會的會員，平時也都解除了武裝，只有在值班的時候可以有武裝。

人民傳說有許多祕密的團體都在積極活動。隱藏在山地的人們在有些地區已實行耕種，籍以生產必要的食糧，而且各方面都組織非常完備了。全國對游擊隊都有普遍的同情，尤其是在亞斯突里亞，人民對於任何一種政府都歡迎，只要除去目前這一個。藍色制服不能再長久出現了。

汽油每夸爾值五個貝素太（西班牙幣名），交通事業因此大受影響，汽車夫無工可做，無錢可賺。

在礦廠裏，每天的工資是十個到十二個貝素太，而生活費却要超過了數倍。每一夸爾的油值十五個比塞太。人民並不憎恨小店主，雖然弗朗哥統治者企圖挑撥人民和小店主之間的感情。反而是，他們之間非常團結一致。油、糖、咖啡、米、豆都缺乏。大商店裏有大量的酒乾酪和糖果，但是價錢太大，民衆都買不起。

x

x

x

雖然有些人們願意參加大戰，希圖藉此改變一下現狀，但是大家都怕西班牙被捲入世界大戰。當德蘇訂互不侵犯協定時，有些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者，和共和黨認為蘇聯叛賣了，但在工人階級裏都堅信蘇聯是對的。在蘇德戰爭中，沒人相信紅軍是不堪一擊的，也沒有人相信蘇聯人是怯弱的，大家都認為反對芬蘭白衛軍的戰爭是正當的，正如以後事實所證明的一樣。

在馬德里和瓦倫西亞常常發現標語，尤其是在瓦倫西亞會發現『壓迫得越利害「紅軍」就越多』的標語。根據有些到過馬德里去亞斯突里亞人的報告在馬德里的旅館和咖啡店裏人民談論攻擊政府，比在亞斯突里亞還要公然無忌。

對『紅軍』的恐懼非常利害。我們常可以聽到長槍會會員在處置『紅軍』時發生這樣的爭論：

『說不定她們的丈夫，父親，或是兄弟將來會殺死我們。』（那些丈夫，父親和兄弟都是被放逐，或當了游擊隊的）。親屬或朋友們爲了他們的同志遭受苦刑而實行報復，原是非常經常的事情。

反抗弗朗哥的游擊隊

關於西班牙共和國游擊隊活動的消息，時常經由里斯本傳來。他們從共和國失敗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在西班牙山地裏戰鬥了。這裏是最近經由里斯本和紐約轉到倫敦來的消息。

現在已有幾千人的游擊隊，大約每十個人組成一小隊，分佈在亞斯突里亞、雷翁、杉担德爾和加里西亞的羣山地帶以及安打盧西亞的阿史貢的山叢裏。這些人必須運輸糧食給那些從弗朗哥的暴政下逃亡出來，藏匿在山裏的人民——他們大多數是被判決死刑的。他們經常襲擊憲兵和長槍會的駐扎所，並奪獲他們的武器，以便從他們的根據地繼續進行反對法西斯統治的戰鬥。

散遍在西班牙全境，他們是使弗朗哥和長槍會困擾和不安的根源。

在雷翁，共產黨游擊隊出版了一份叫『堅強』的報紙，分銷在當地的游擊區裏。

亞斯突里亞有一隊由軍隊保護着的食糧輸送隊，在由奧微多到杉担德爾的大路上，小游擊隊裝扮了長槍會和憲兵，就把所有的食糧搶去了。

人民幫助游擊隊鬥爭是在不斷增加着。人民供給他們食糧，並且是不論西班牙境內衣物怎樣缺乏，這些藏在山裏的人們在寒冷時候總會有衣服來禦寒的。

同時，弗朗哥的壓迫也在增加。最近，這位當局獨裁者派遣了四萬人到雷翁和亞斯突里亞之間的山嶺地區去掃蕩那兒的游擊隊。但是他們完全失敗了。

無比的殘暴的壓力，直接用來對待那些總是想盡方法來幫助游擊隊的居民。但是，不論怎樣，在游擊隊與人民的聯合之下，法西斯是無能為力的。

從下面一段事實，可以使我們更多認識一部份恐怖的獸行的真象：

有一次，弗朗哥的軍隊準備包圍X村的附近的游擊隊。他們在每隔五百米突設置了五個兵士，散兵綫地組成二十五哩的半徑，並且在一預定的信號發出之後，一齊趨向，一點前進。他們僅只發現了一隊游擊隊，而且只找到其中一個已經死掉的游擊隊員。這個游擊隊員是爲了掩護他的同志們退却而留下的，當他看到他的退路已被切斷的時候，他就自殺了。

他的身體，和他的臉，都被毆打傷毀了，被拋在村莊裏暴屍兩天。

x

x

x

x

從西班牙讀者那兒傳來另一個訊息：

在八月裏，弗朗哥軍隊和游擊隊在離某村莊二哩的地方發生戰鬥。結果，弗朗哥軍隊損失了三個人士兵和所有他們的武器。他們隨即就決定來一次報復，在半夜的時候，他們衝進了那個村莊，捉住親兄弟二人和他們的親戚，並把他們帶走了。在第二天，這幾個被捉去的人們的親友去尋找他們，最後，在昨天的戰場上發見了他們。二個是死去的。沒有鎗傷，他們是活活地被打死。他們的臂膀和腿，看起來好像是橡皮做的，能够隨意向各方面扭動。長槍會在戰鬥中不能打敗游擊隊，他們就這樣來對付游擊隊的朋友們做爲報復。

另外一個事實表明人民和游擊隊的聯合一致。十月三十一日，有一個受傷的游擊隊員躲在加里西亞鄉村的一位朋友家中。官兵一發現了他，就把那所房子包圍了，準備攻打進去。但是他們被槍擊了，並且有幾個兵士被打死了。那位游擊隊員設計逃走了，可是當天，這房子的女主人和她的女兒和三個男孩子，全被逮捕。第二天，官兵命令所有的居民都要來觀看：他們的「處刑」三個兄弟被槍斃，那位母親和她的女兒則被剝去所有的衣服，就那麼一絲不掛地被絞死。

x
x
x
x

可是不管怎樣，游擊隊的實力還是在增加着。在某些小區裏，游擊隊已開始耕種土地，而且在種植他們所必須的農作物。同時新的力量又在不斷繼續的增加着。

弗朗哥和長槍會在引導西班牙使其遭受戰爭的威脅，年青的人們開始逃亡到山裏去，藉此來逃避免參加戰爭並繼續進行反對弗朗哥的戰爭。

飢餓的西班牙人民，在反對弗朗哥的統治的戰爭中，和游擊隊攜起手來了。

無止無休的恐怖

一位在西班牙經商的美國人，新近回到紐約來，他將一年來在那邊旅行時所看到的情形縝敘下來。

恐怖在西班牙似乎是永無止息的。每一省裏，掌政專權的都是那些牧師和當地長槍會的領袖以及憲兵隊。教會是幫助這種恐怖的，他們把從懺悔中得到的情報供給當局。

沒有人相信繼續近三年的戰爭是完結了的。西班牙仍然分成尖銳對立着的兩個陣營——一面是具有統治地位的富有者，另一面是極大多數被富有者欺壓的窮人。

憲兵已經增加了。新添的六千人，都是從弗朗哥軍隊中選出來的『最英勇』的戰士。陸軍巡查隊被解散了，合併在憲兵隊裏面，因為當局對他們已不信任。他們是在邊疆上，港口上和鄉村裏担任巡查的。監獄，警察和保安隊是也已經增加了。

在西班牙的北部，地方的治安是由老的步兵兵團和摩洛哥部隊來維持的，而摩洛哥部隊在西班牙事實上是被看做佔領軍的。弗朗哥對待他們非常優待，特地替他們建立起學校和回教的寺院。

在這兒仍有幾千人出沒在山地裏戰鬥着。

馬德里和加太路那的統治者，爲要打擊反抗勢力的核心，企圖把有鬥爭性的工人的主要部份給弄得七零八落。例如：最近傳說要把加泰路那的工場遷移到西班牙中東部去，就是爲了分離加泰隆勞動者力量。

長槍會的報紙，天天都有系統地記載着許多醜惡的罪行为和謀殺者，以此來證明他們恐怖行動是永無止息的。但是人民都對弗朗哥的政權表示仇恨和不满。目前，說笑話，正被用爲反抗長槍會和弗朗哥的一種有力的武器。任何精明的暗探都不能找到生產笑話的『製造所』。民間正在倡導一種訴苦，謠言和憎恨的運動，這種運動甚至影響到內戰時站在弗朗哥方面的人們。長槍會的報紙時常抱怨那些內戰時期生活困難然而却幫助赤黨的人們，甚至到今天還是他們這些人首先出頭對政府發出怨言和表示抗議。

不管是在麵包店裏，或是在旅館裏，到處都表示不滿。特別表現得露骨的是婦女們和弗朗哥的

一部份的退伍兵，他們都表示了最大的勇氣和決心。我會看見婦女們在鬧市中領導反抗的行動——她們的頭髮都被剃去，弗朗哥用這種刑法來處罰她們對共和政府的同情。現在，這些婦女們都很驕傲的在街道上行走着，把她們那剃光的赤裸的頭顱做爲反法西斯主義的標幟。囚犯們的親屬一有機會就帶着激動和驕傲的心情來談論他們，他們對於囚犯們的會見，實際上就成爲抗議的表示。

人民對囚犯們同心協力的情形實在是可驚的，工人，小商人和手工業者們，都盡他們的所有贈送給囚犯們。成千成萬的被迫害者必須依靠也是一貧如洗的人們的幫助方能生活下去。他們把他們僅有的食物分出一部分。不論在工場裏，不論在小商人的住宅地，到處你都可以看到幫助囚犯和被迫害者的募捐運動。如果有些團捐款實際上不够多，那只是因爲他們早就捐盡了他們的一切。蓋利西亞、杉坦德爾、亞斯突里亞和雷翁的居民是游擊隊最大的助手——他們供給他們食物和衣服，有時還在家裏看護傷兵。

頒佈的法令遭到極大的反抗。弗朗哥御用貼標語的人員要很快地洗刷街頭，我會親眼看到弗朗哥的標語被改做反對弗朗哥的口號。不論一個什麼樣的反對弗朗哥的口號都會像野火樣地在人民中間傳播開來。

我會經同長槍會裏人談過話，甚至他，我在隱隱約約的話語中，也透露出他們對於那些被逮捕者的勇敢的驚訝。當他們被判處死刑時，他們總是慷慨就義。高呼他們的政黨——共產黨或其他的組織——萬歲。他們中間也有少數人表現動搖，很少幾個甚至很快就出賣了。

近郊的農民都拒絕把他們的糧食繳給法西斯蒂，他們寧願毀掉牠。

這兒一般的印象，是以爲很快就會發生變化。大多數站在弗朗哥一邊的人們，都希望恢復正常

的狀態，他們要求反動的政權，但是却時常恐懼着一種經常不止的恐怖政策。

反動勢力自身，正因了現狀的不穩固和民衆反抗運動所醞育的報復意念的增長而恐懼着。人民是決不接受眼前的現狀的，雖然他們是遭受了失敗和由失敗而引起的一切惡果，但是人民是並不感覺失望和無力的。他們都懷着目前的現狀決不會永遠存在的信念而生活着、工作着和奮鬥着。

世界大戰使得西班牙的經濟情況嚴重起來，同時長槍會和保皇黨之間的衝突也激烈起來。保皇黨會經答應恢復被捕人民的自由，大赦政治犯，恢復『正常狀態』。環繞在他們周圍的是一些希望西班牙脫離德義的夥伴而同大英帝國連在一起的人們。和他們處在對立地位的就是弗朗哥和長槍會。保皇黨和長槍會之間的衝突也在繼續着。就是在長槍會本身內部也不能統一，老的人反對着年青的人的意見。地下工作的活動已經在長槍會的下層中間開始了，不過這種活動還只是表現在長槍會首領的不斷的更換方面。在馬德里和巴塞隆納，很短的期間內，已經調換過三次之多了。

教會與長槍會之間的關係，也不見得好些。教會並不接受長槍會方面關於把一切現有團體統一於長槍會的旗幟之下的提議。針對着弗朗哥的法令，教會正保持着牠所屬的一切團體組織，例如天主教青年團，天主教學生會，社會與天主教活動會，以及天主教編輯會等，所有這些組織，都公開自由討論反對長槍會。

不管弗朗哥怎樣壓迫和殘殺共產黨的領袖，共產黨還是最活躍的。由於英國在內戰時期和內戰以後對西班牙的政策，西班牙人民對英國有一種強烈的憤恨；自然，他們是更加仇視德國和義大利，因為西班牙人民知道，德義的佔領軍正是弗朗哥今天能够取得勝利的真實原因。一般人民所反對的另外一個事情，就是他們的仇恨帝國主義戰爭，他們不願捲入任何新的冒險戰爭。甚至長槍會會

員和軍隊也害怕參加戰爭。

弗朗哥能夠打開目前的現狀嗎？如果他這樣做，他就必須在他的敵人增強其力量之前完成他自己的一部計劃。但是他不曾做到，而時機已經錯過了。反對長槍會的各方面的敵意已經增強起來，經濟方面的混亂依然存在，統治階級內部的統一並不強固，而西班牙捲入戰局的危機，無疑將增加弗朗哥的困難。

徵登廣告啓事：

本刊自發刊以來，遍銷各地，日益增廣，自下轉起，開始接受刊登各界廣告（價目另詳），如欲刊登本刊廣告者，請於每輯出版前十天賜下稿件爲荷。

求知出版社啓

12/0/13

KBC
G
5-53
6

山
山

20.20
